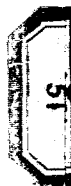


文 學 叢 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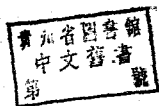
苦 難

沙 汀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J
1031
51



難 苦
訂 抄

目 錄

贈下.....	一
算老法團.....	二一
代理縣長.....	四一
爲了兩升口糧的緣故.....	六一
毒針.....	七七
逃難.....	九五
苦難.....	一一三
人物小記.....	一二九
跋.....	一三七

輪下

在那間窄狹陰暗的室內，程平先生的家屬，都已熟睡了。其中包含着他的母親，妻子，一個寡嫂，三個五歲至十歲之間的小人。他們橫攔在那足足占了屋子一半的地鋪上，身子蜷縮着，攔腰搭着一張薄而陳舊的鋪蓋；是從小棧房租來的，上面已經給各式各色的方形補釘綴滿了。

半支洋蠟寂寞地燃照着。因為沒有燭臺，蠟燭是栽在一枚值錢二百文的銅板上的，溶落的燭油已經堆成一個白晃晃的銀色小丘。全屋子只有程平先生一個人沒有睡。他趺坐在檯子邊望着洋蠟出神。他凝想一陣，便又呵一口忍受的氣，於是拏筆管搔搔頭髮，伏在案上書寫起來。但不上一行，却又立刻小聲地怨道：『真害死人！』重新對著燭焰發愁了。

他在草寫一件訴狀。那被控訴的對象，是跟他一道逃難出來的縣長，接收訴狀的是將校團。將校團一入川就公開獎勵揭發貪污，而且已經正正經經做過一兩回嚴厲的榜樣了。但他並不真想把訴狀遞上去。如那些同鄉的士紳一般，他也僅想讓縣長知道他將要這樣做，而能在接濟或借貸的名義下取得一筆款項。他知道有兩位紳士已經恢復過從來的闊綽，就是那些軍在末尾附上一個名字的，也已暫時使生活有著落了。

爲了減少麻煩，他原先本也僅想附上一個名字的。但他們不張理他。有的至多握住他的肩頭，偏了頸子啾牢他一會，笑嘻嘻地呼道：「你也想吃這種錢呀！」他想回答說他當然也想。他有一大家人，逃難的時候，他又連針也沒有多帶一苗出來。但他沒有說出口，而且那人也並不願意爲他多費時間，早已笑着走開去了。幾次的請求失敗後他才決心單獨行動。當中雖也曾翻悔一次，但他的家庭既已知道這個可嘉的辦法，翻悔便也全無用了。

他們不讓他說過完事。尤其是那女人，他的妻子，近視眼，黑而壯大，有着一付潑辣爽利的性格。她再三再四宣稱，丈夫的躊躇不過是毫無出息的表現。他的母親和嫂子的啜泣也不讓他安心。那老年人時常含着眼淚說道：「我活了這樣大才來受活罪呀！」而他那些嬌弱的子姪，又早已下巴餓尖，眼眶陷落，活像叫化兒了。

這種種情形使他重新堅定下去。他決心試作一次良心的和性情的絕大冒險。他開始草寫已經第三天了，可是結果他才寫成大半。這並不是因為材料缺乏，他清楚很多告化子縣長的政績。而且在四川，想要從地方官身上找點劣跡，真也有如想從棧房里尋找臭蟲一樣容易。他的困難是在他的心情。他總被一種嫌惡和不快支配着；一想到寫成以後的種種手續，他又不免焦躁起來。

此外，行文的生滯也是他工作遲緩的一個原因。他找不出適當的字句來，正如他有時忽然碰見一個相熟的閩人，竟連「吃過飯沒有」這樣普通的詢問也說不上口一樣。但在少年時代，程平先生却是以國文拏手見稱的；雖然容易臉紅，見人時

也能夠隨便應酬幾句。他畢業於本縣高小，結婚過後，便上省城升學去了。他參加過一九二一年的轟打省議會事件，當過學聯會的代表。醉心於草兒集和胡適文存。他還想到省外留學，給家庭留難住了。

從省城回來就沒再出過門。他過的一種隱士似的生活，很少應酬，也不打算沾染任何公事。如他父親所常說，他們並不需要他掙錢養家，只求他能夠守成，就儘夠了。兩年的長期寂寞才使他逐漸在茶館里露面。他比他那死去的賭鬼兄長受人尊敬，直到他那悲慘可笑的離婚發生為止。那近視眼女子是從小給父親定下的，丈人是個哥老會頭目。當時「袍界」的氣焰已經大減了，但爲安全起見，一個紳根和一個「大爺」聯親，仍不失爲一種流行的聰明辦法。

他的離婚一開始就遭到家庭反對；那女人和他大鬧了一通，也哭回娘家去了。但隔天便又領着大批親眷回來，帶着鎗針和黃荆條子，狠狠給了丈夫家一場搗亂。可是這反使穆平先生堅決起來，他向縣署申請離異了。他一直鬧了兩年，經過三任

縣長。那使他難受的是最後一任；他不但判定離異，還在維持風化的見地上打了他二十個手心。退庭時幾個哥老們又照例奚落了他一場，於是抱着一種絕大的屈弱，他跑往新都出家去了。

他們費了半月的時間才尋着他。這時他已削掉頭髮，但由於父親的死耗，母親的哭求，他依舊退了俗。那老年人又特別請了兩席客，把媳婦也接轉來了；不過那岳父丈不久便也去世，並沒有在撐持門面上替女婿保住若干利益。人們一樣把他當成一種笑柄，後來甚至成爲一種虛無，一個零號。只有權派各項軍款時他們會記起他來，縣長做生日也有他的分，雖然他們並無交情。他們叫他做莫奈何，他自己也漸漸習慣於這渾號了。

有若這樣經歷的正是穆平先生。現在他又在繼續草寫訴狀了。然而結果更壞。還未落筆，他便又把七紫三羊的水筆一擲，生氣而又膽怯，從桌子邊站起來了。他焦灼不安地蹣跚起來；屋子裏滿塞着破爛的什物，桌椅和鍋灶，他踏不上幾步就得回

轉頭走。在面對着地舖的時候他總呼一聲來洩氣，覺得一切困難都是他的家屬造出來的。因為餓是沒有他們，他儘可以隨着環境的安排好了。

他一生最嚇怕的便是和外人打交道；尤其是那些地位高過他的人物。在逃難的前一月縣里開過一次會議，爲防軍籌餉赤囊，所有的士紳全到場了。他們也照例給他寫了一筆，那數目是他無法出的，他冒冒失失地反駁了；但當主席楞着眼珠，吩咐他應該說得高聲一點的時候，他的臉上忽然燒了一股，趕緊把眼光順在一邊，生氣地咕咕道：「那我去借好了囉！」他的話語依舊沒有人聽清，可是那些主持者已經把他作爲默認，繼續朗誦出別的人名和數目來了。

現在擺在他面前的事却更艱巨。他不能直接和縣長交涉；但訴狀寫好後，他得將牠藏在懷里，去茶館里選擇一張接近縣長的茶桌坐下，然後毫不留神似地，把訴狀不時取出來翻閱。待得機會到了，於是做出一種嚴重秘密的神情，拍拍一位和縣長同席的熟人的肩頭，招請到自己身邊來，小聲請教一些公文上的字句和事實。這

樣子，依着旁人做過的榜樣，那人會吃驚道：

「你是怎麼的啊？」

「怎麼？他把我們刮得太傷心了！」

「快算了吧，過都過去了的事情！」

「你說得容易——我現在一家人拖得慘哩！」

像這樣，一個複雜曲折的節目算開始了。但也僅僅是開始，那最後的結果還是很縹緲的。在經過幾度交涉之後，也許他可能得到一筆接濟，也許不過請吃一餐酒飯，但也許給那中間人用狡猾搪塞下去；一涉想到這些，程平先生立定了，他小聲地生氣道，「你們倒只曉得在嘴上說的熱鬧……」

這時候，他的女人蓬着頭髮坐起來了，她用兩手向髮際抓搔着，含含糊糊地問道：

「你還沒有弄起麼？」

穆平先生哪着嘴把身子背了開去。

「我就猜到了吧！看你把這一家人拏來怎麼做……」

她已經站了起來；一面嘟嘟囔囔着，一面雙手伸進衣袂，打開門到室外去了。在回轉鋪上的時候，她把身子往被蓋里一縮，就又刻毒地諷刺了他一句：

「真是秀才倒霉，連一字也寫不成了！」

穆平先生忍不住叫出來：

「那樣會說你來寫呀！」

「可惜我不是男人……『擱人』看樣子就擱風也不成哩……」

他們互相爭吵起來；除去兩個頂小的孩子，所有的人全驚醒了。那個名叫金生的男孩，他盤了腳呆坐着，睜圓一雙大而憂鬱的眼睛。四五歲時是見天要吃三個鮮花餅的，穿過出鋒兔皮馬褂，現在却已學會上小菜場了。他的母親，那個可憐的寡婦，有氣痛病，她懇求他們道：

「已經到了這種地步，真是，還有甚麼鬧的啊。」

「你不清楚，這屋裏要把我吵死才好。」

那母親也嘆氣了。穩平先生嘴吃地分辯道：

「我又沒有說不寫；一起床就纏着你鬧，像教訓大兒小女樣……」

「這才推得乾淨呀！」近視眼嚷叫了，「你怎麼不說我擋着你？不寫哩？不是看見一家人拖得可憐我替你撈屁？難道我還怕餓飯麼？嫁雞隨雞，你討口我願意搵來背……」

「我活了這樣大才來受活罪呀，」老母親呻吟着。

穩平先生還想分辯，但他抓抓領口，和自己生氣道，「橫豎是我倒楣！」重新在穩平先生邊坐下去了。在他受盡委屈，而還不得不向命運低頭的時候，他總是抓一抓自己的領口洩氣，而且說着同樣的話。他的家屬還彼此安慰了幾句才又各自睡去。這時已是夜半了。空氣相當寒凍。因為室外便是街道，陳舊的鋪板隨處張着縫隙，不時

可以聽見哨兵討叫「口令」的吼聲。自來水廠的筒車響得更清厲了。

初來的幾夜，穆平先生常因這水車聲想到他的學校生活。他的學校也是挨近南門城的。他會回想起他的同伴來，他們的熱情和放談。話題照例是愛和人類，以及我們這古老民族的悲苦的命運。他的回憶常常以一個美麗而寂寞的苦笑收場。但他現在并不想著這些，他在專心寫着訴狀。也許因為已經看出毫無推諉的可能，雞叫頭遍時，他終於把訴狀完結了。

次日他又費了一個上午時間繕寫。這工作在他也困難，容易寫錯字，他隨時得停下筆打補釘。他的家屬已經對他感到滿意了。屋里充滿一種寧靜和穆的空氣。那個大孩子伏在行灶邊用竹管吹火，小的在旁邊拚柴灰玩。近視眼看見菜油已經冒煙，便住了嘴，取來一隻提籃，把籃內的豆芽向鍋里傾倒下去；跟着來的是一陣畢畢剝剝的聲音。

她一邊用鍋鏟翻炒着，一邊自負地繼續道：

「說起來總是我多嘴，肯聽勸，錢已經到手了。」

「他二爸甚麼都好，」那寡婦附和說，「就是做事情不爽利。」

「好了吧，我的字又寫錯了。」

穆平先生溫和地抱怨了。他擱下筆，用米湯粘上一個補釘，在灶門口烘烤一下，然後再又抄寫下去。他直到午後才繕好，於是反復地看了幾遍，這才不放心似地放進馬封筒去。他準備動身了。在這當中，從他刷振那件油膩發毛的五絲緞馬褂起，到送出門走掉止，他的家屬一直地給他壯着膽，說出種種必要的鼓勵。近視眼還爲他細心地鏤伸着那件灰布長衫的大擺。

她一面這樣做，一面叮囑他道：

「記得麼？現在的人服硬不服軟，他要鬧你就拚着他鬧……」

「鬧也不是事，」那母親沉吟道，「鬧爛了倒反而不好。」

「只有媽才是！有甚麼鬧不得哩？你怕他現在還在摸印把子麼……」

老太婆沉默了。近視眼又繼續唠叨了一陣。甚至叮囑到丈夫的神氣。因為她深知穆平先生見不得大市面，在人前慣愛半勾了頭，縮縮而膽怯地撕掉着手指上的繭皮，或者用牙齒咬掉牠。像這樣的神氣是只配受人欺侮的。她們直送他到大門邊上，於是穆平先生咕咕了一句，「簡直把人當小孩子樣！」向一家川北涼粉攤轉去，走掉了。

他向着總府街走。因為他的目的地是在商業場一條橫街里面。在成都，由於職業不同，目的不同，縣屬不同，每一羣人常有一個固定的茶館坐。他的同鄉常去的地方是市驛台，地址清靜，同街只有兩家蘇裱舖，一家彈子房，其餘的舖面全是空屋。茶館只有兩間間大。擺着茶桌的階沿已經滿鋪着瓜子花生殼，口痰和煙蒂，客人已到齊了。

那縣長也恰在階沿上喝茶。縣長姓陳名博齋，因為常帶一根長煙管走路，老百姓却叫他陳告化兒。是個沈悶的瘦長脚色，鼻梁上架着玳瑁墨晶眼鏡。喜歡看的書

是江湖奇俠傳。同四川多數縣官一樣，他的出身很模糊，一般人僅知道他和某司令有着郎舅關係。在他鄰座的大都是穆平先生的同鄉，他的交涉就需借重他們；但他在蘇綾舖面前停下來了。

他是爲斟酌一切必要的步驟留下來的。他立在一幅上了綳子的條幅前面，裝出鑑賞的神氣，擎手指在衣服上漫畫着，臨着上面的字體，一面蹙着茶館窺視。他不能斷定上那一張桌子去好，因爲他一時竟找不出一個容易說話的人來，彷彿他們平日大都對他不很看重。他在衣服上畫了好久，末後他只專心希望會有人叫他一聲。而他畢竟等待着了。

一個架托力克眼鏡的中年人從商場外走了進來。這人混號鄧大炮，當道圍練局長，一生最得意的事是在一回縣行政會議席上打過一位鄉紳的茶碗。他現在專門靠着縣長吃喝，替他疏通各項糾紛；但一面却又鼓勵着他的同鄉搗蛋。他伸長頸子，睨了穆平一眼，沉吟道：

「嚇！這入的想學蘇杭匠了嗎！」

「沒事看着玩呀，」他笑着回轉身去。

但那一個已經走進茶館去了。而且把縣長招呼了出來，彼此耳語着，一面逕向商場外面走去。因此，當穆平先生蹣跚地跟去時，還沒走近茶館，便又立定了。他想留住他們，因為覺得不合適，他沒有做。他起初不免感到一點失望，但立刻却反被一種奇怪的舒服所占有，以為倒是另等一個適當的機會好些。但直到電燈放亮，他還沒有等着他們，於是裝着一肚皮的擔心，他回家去了。

到家的時候，他的家屬正同房東辦好交涉。房東是個胖老頭子，開着一家客棧，他們初來的時候，便是在那棧房里落腳的。他們允許改天連棧賬全部還清。那近視眼還說得很有把握，彷彿不久便真會得到一筆鉅款一樣。她對他們的求告感到委屈，因此，當房東走後，她忍不住小聲地叫罵起來：

「這才不得了哩！——把你好幾個臭錢呵……！」

看見丈夫走進來，她停了一會，擔心地問道：

「還沒有睂眼麼？」

「你們怎麼把事情看得這麼容易呵……」

「那你這大半天在撩卵呀！」

她忍不住想這樣叫出來，而她卻嘆道：

「我這怕進收容所麼……」

於是狠狠地倒抽一口冷氣，她向丈夫殘酷地述說起房東的催逼，并且米罐子已經空了。穆平先生過了一個痛苦的失眠之夜。他想到他的家屬，想到難民收容所。他不相信他的交涉會有好結果的，他的妻子也不會對他客惜一場囉唆。但末後他却纏住一個奇怪念頭不放，希望結果早點分明；於是失悔起白天的膽怯來了。

他次一日很早便到市駿台去了。臨走的時候，他們依舊鼓勵了他一頓，近視眼甚至放出種種威嚇的暗示，好像督戰官對付開上火線的兵士一樣。他在蘇絨舖門

前立了一會，就放膽望一張就近的茶桌邊走。這桌子鄰近縣長，只有四個茶客，桌子當中卻圍着一堆沖好的茶碗。是散去的客人存留下的。茶客中的一個是托力克局長。他們把腦袋撮向桌心，在互相密談着。忽地，一張黑瘦的面孔揚起來了，同時壓低聲音嘆道：

「說你條卵啊！——那我不會告得他海底摸龍王！」

「沒有結果的，沒有結果的！」

局長佯笑着站起來了，他想轉回縣長身邊去，但恰恰走上階沿的程平留住他道：

「我想找局長有點事。」

「你在這里坐一下吧，」那一個隨便地回答。

程平先生於是坐下去了。他沒有聽見一個同鄉替他喊茶。但他很滿意，他已經抓到手一個開始交涉的機會了。那個要控告得縣長海底摸龍王的瘦人還在生氣。

他放肆地威嚇着，滿口的槍斃和陸軍監獄。別的兩個人附和着他：「服那麼多做甚麼，」他們長聲地諷刺道，「也該吐一點出來了。」

隔席局長的交涉還沒有完結。他們咕咕囁囁着，不時又發出一兩句大聲的爭辯。但托力克終於打着哈哈站起來了；他又彎了腰，接近縣長的耳朵，安慰他道：

「好，不要再想了吧，打半天雷總得下點雨的！」

「像這樣打雷下去人吃不消！」

「不會再有麻煩的了，你放心！」

局長拍拍對手的肩頭，轉過來了。穆平先生趕忙站身起來；但托力克沒有管他，把那瘦人拖向室內一張空桌子上去了。別的兩個人同齊跟了過去；他們圍繞了他傾聽着，彼此交換着得意的眼色。但那瘦子忽而吃驚道：

「還要替他申明？」

「這是說萬一將來有甚麼麻煩的話呀！」

局長不耐煩地叫嚷了，他又立起身繼續道：

「好，就這樣吧！我今天請大家吃個便飯！」

於是他大聲地招呼出幾個名字，縣長也在里面，兩席人準備全走掉了。

穆平先生恐慌了。他趕急吐去從指頭上咬下的繭皮，一直望了笑着出來的局長走去。他在茶堂的門樓邊留住他，他口吃地說：

「我想找局長有點事。」

「有點事？」

托力克遲疑着，穆平先生已經把訴狀取出來了。他攥抖着手遞送過去。但大炮并不接手，他勾着頭眯了馬封筒子一眼，立刻作弄他道：

「哈哈！你真是妙想天開——我是箍桶匠麼（砵棍）！」

「不過大家都是同鄉人，……」

「既然說到同鄉我就老實對你講吧！」

局長忽然變嚴肅了，用手指虛點着他的額頭：

「你這樣會把自己弄糟糕的！一個人應該知趣一點！」

「可是請你替我想想……」

「我想來的呵！」

「我一大家人拖得慘哩！」

「喂，開動呀！」

局長已經不再理他；他昂起頭招呼着，走向那些在蘇杭舖門口等他的同伴當中去了。但程平先生并不就此完事。他呆了一會，長長地透一口氣，便又追跟上去。

這時托力克已經快到商場門口了，他兜往他面前去，擺開手解釋道：

「你以為我的心腸起得大麼？我不過……」

局長默着聲息把他邁開。

「怎麼，我姓程的也是知道好歹的人呵！」

依舊沒有回答。

「噫！唉！未必我們就是小橋養的麼……」

他的聲調咽哽了。

他還想兜過去。但因為場外便是鬧市，一種長期養成的羞恥心忽然扼制住他，他停下來了。他眼睜睜看着他們坐上黃包車。看着車夫提起車把，上身向前一折，於是邁步飛跑開去。他把面孔埋向手掌上。

他的眼睛潤濕了。一隊套了臂章的難民正在穿街走過。

一九三七年五月

龔老法國

這是一個十分健康的老人，留着一副尖銳而雪白的鬍子，臉孔很飽滿，只是佈滿了縐紋，黃里帶黑，看來好像焙製過的黃連一樣。不管兩三個自命爲懂得幽默的青年人，一望見他走進茶館，就免不了要抿着嘴笑一笑，其實在縣城裏，老頭兒還算是聲望極好的人。他當了十一年公事，但在功名上，他不過是一個監生，一清察起瓜葛來，卻也并非甚麼重要腳色的「老表的老表。」單憑這一點看，我們也可以知道輕視他是會怎樣的毫無理由了。

這或許是所謂老運吧，無聲無臭地直活到五十多歲的年紀，他才開始在政治舞臺上出現。而且竟是那樣的突然，就是他自己也有點相信不過。那時全縣當政的正是陳三代王，一個狡猾而刻毒的漢子，大哥是拔貢，本人住過幾天官班法政，兄弟

是出名的哥老會的頭目；憑着這幾種勢力，一年秋天，他終於打倒了那個渾名瘋子舉人的政敵，於是老頭兒也就從此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原來三代王一上臺，幾個機關法團的首腦人物，有的自鳴清高，有的和瘋子舉人的關係太深，都取了不合作主義，陸續辭職了。而對於繼任的人，有的他不放心他們，有的他們不放心他，這使得三代王很爲難。但是，一天早上，他正蹲在圈椅上吹水煙，感到懷畏，卻忽然把手掌在大腿上一拍，大笑着自言自語道：「我怎麼把龔春官忘掉了！」於是從這次爲始，雖然三代王已經倒臺很久了，老頭子卻很少在他那農會會長的位置上動搖一下，彷彿那是一種終身職務一樣。因此他們叫他做龔老法國。

老法國的爲人很和氣，時常總是笑迷迷的，閃着聰明而溫和的臉色。他對甚麼

● 在四川，凡是農會等爲政府認承的團體，通稱法國。這就把會長之類叫做法國，略帶打趣的意味。

人都談得上幾句，雖然不多，卻也不會使你頭痛。生氣和急躁是同他沒緣的，那全部性格的特徵，似乎就只在他的安詳和開脫了。他有一個兒子，人很漂亮，住過三個月陸軍小學，但在他剛滿花甲時死掉了，就連這也並沒有使他激動多少。半年以後，他還不懂不忙地把一個使女收上房，作為小老婆，說是「這樣方便一些。」

這事以後，每當有人笑問他怎麼會像中年人一樣的健康呢，他便十分醞釀地笑一笑，撈撈鬍子的尖端，眨眨眼睛，掀起下巴故作正經地答道：「你不記得四書上都講過嗎，『小，』補之哉呀，」他的笑容又立刻在臉上佈滿了。

他的家境並不寬裕，但操守卻好，對於一般不乾淨的錢財從不沾染，也正因為這點，縣里多次關於財政上的糾紛，他竟連證人都沒做過。他認為不應該放手的，單止一筆正規的薪水。因為帶點義務性質，這筆錢並不多，而且還不時鬧點拖欠。但即使一連三個月空起手從地方收支所回來，他也並不失望，他儘可以平心靜氣去等待一種機會：當各地方機關主管人，帶來一分公事要他蓋章時，他只需多和他們談

幾句天氣，就得了。

因為依照老頭兒的脾味，是一看見馬封筒子，就會毫不打閃摸出他那壽山石私章來的。甚至有些不懂得這習慣的人，爲了名分起見，一定要他看一看公事的內容，他也会加以拒絕。「我不看，」他搖着頭微笑道，「我給你蓋章好了，」于是他極仔細地在自己的台銜下蓋上一顆印章。

但對公事他也相當負責，縣行政會議他每次都要列席。雖然從來很少發表意見。他總是挨着縣長坐，默着聲兒喝茶，好像他是走來應景的一樣。不過每當一樁議案提付表決時，他也不會忘掉舉一舉手臂，雖說和那些從偏僻小鎮來的代表相似，很多時候他並不明白那些議案的內容。所不同的，每逢散會後，那些老實而膽小的鄉紳，常要拍着旁人的肩頭問道，「唉，剛才通過的是甚麼呀？」而當舉起手臂時，還要前廳後顧，若是贊成的人數太少，便又紅着臉把手臂放下去。但老頭子卻不管這些，只需舉過手，他便算盡了他那分尊貴的責任。

像這樣的人是該活一百歲的，但在十年前就去世了。這無疑的是一個大損失。因爲從那時以後，每當縣里的政局發生變動，而那些得勢的要人苦於人材的羅致時，便要從齒縫間罵道：「這龜兒，若是嬰春官在也好了呢！」而且他可以說是因死掉的，並非壽終正寢。他抱着病去參加了十七年秋天那場奇異的考試，題目剛貼出，那場不幸的擾亂突然發生了。但老頭子毫不慌亂，他笑了笑，正想表明他的見解說：「怎樣與打麼？」而他冷不防被人攔倒了一跤，於是在一種痺麻狀態中咽氣了。

在死的前一禮拜，他還曾經出席過一場縣行政會議。這會議是一般人當作歷史事件看的。他照例和縣長坐在一道，摸着茶碗邊兒，閃着無成見的柔和眼光。會議散後，他檢了兩三件吃應下的茶點，回家去了。但和往回兩樣，一連幾天，他總老是貼念着那最後通過的一樁議案。這議案是關於一種新組織的。春天縣裏原就來過兩個青年發生組織，帶着蓮花池發下來的委狀，但很快地給哄趕掉了。這新來的卻頗有來歷，所以不僅未被趕走，籌設機關的事還被會議通過，許多人都無從反對。

有人傳說，那新來的主持者並不來自正式的上級機關，是州里司令部派遣的。師長剛才自動改換旗幟不久。有的又說奉的是總土地的委狀，不過同師長是表親。此外還有別樣離奇的傳聞，因為那時期正當一九二六年的大混亂，人心浮動，謠言自然也就特別的多。但老法團所擔心的，卻只有一件事：縣議會既經通過，法定團體就快要澈底地改組了。

因為根據籌備處的規定，沒有新的資格，將來是不能當選任何公事的。好在爲得使一般人皆有機會取得一種合法身分，他們答允首先舉行一次普遍的考試，能夠了解基本道理的便算及格。第一天，當議會散會時，他和一兩個正派人摸着下巴嘆息了一陣，結果彼此決定尋訪適當的書籍準備。因為在這邊野的山城裏，只有委員有一厚冊正本書，以及隨身帶來的十多冊淺說大綱之類，且早已一搶而空了。他在第二天夜裏才設法弄到薄薄一本。

他架起老光眼鏡，開始用功了。因為從不看書，他本沒有眼鏡，是從老太婆借來

的。她平日喜歡勞作，不是給孫兒縫鞋底，便是向鞋店里領了鞋幫來做。如一切老女人樣，閒散使她厭煩起來；她嘆了一口氣，柔聲地咕咕道：「老都老了還學吹鼓手啊……」

「你這個話對，」老頭子微笑了，把眼鏡慢慢推往額頭上去；「帶起眼鏡也密密麻麻的呢。」

「還要說啊——那娃的鞋子都張口了。」

「啊唷！現在你單心痛你的孫兒了呢；我的背彎了大半天……」

「那也是自己找着的呀，是我麼……這十多年又是怎麼做下來的呢？你又沒有得罪過人。」

「不是你那樣想的，他婆婆，現在的事不是你那樣想的……」

他搖著頭嘆息起來，惘然地陷入沉思了。他生平只有一次對自己的地位發生這恐慌。這是陳三代王下台那回。但從此以後，不管政局如何變動，他一向都很安靜。

因為老頭子忽然體察出，縣裏的人材雖多，卻還不致於沒有他的攔處。甚至倒反多些。可是這一回卻不同了，不單是人們在倡言着改革，那委員是個年輕人，未見懂得一切處世的訣竅。他的精神感到渙散了。

其實他本就不進眼。書是本省隨便翻印的，紙章油墨都壞，模糊得一團糟。而且二三十年來，他早已逐漸失掉看書的習慣了。記憶力也很弱。就拿早年讀過的書講，能夠記憶清楚的也只有三五則諸聯謎語。此外便是春秋祭孔時呼禮的祝詞。他的呼禮是全縣聞名的，和煙魁秀才是天生成的一對，找不出第三個來。爲了祚肉的緣故，老人每次總要叫一個紅眼睛農夫來當助手，頭一夜就住在自己家裏。他們謠傳他某一次預先用麻繩扎牢雞腳，縣長剛一鞠躬，那雞便騰空不見了。

因爲忽然想起秋祭已到，聽說武漢一帶又有廢止祀孔的提議，他放下書問道：「啊！忘記問你，昨天趕場看見紅眼睛了麼？」

「我已經說過了。可是不要再弄那些怪東西回來呀，航里航氣的，又費柴火。」

「你還嫌惡麼？恐怕牛鞭子都只能吃這一回了呢。」

他吁了口氣，閉着眼睛笑了。晌午後來了小學教員馮仰之先生。是他們的孫女婿，「三板子人」，十一年他便從省議員湯省三取得資格，目前在籌備處工作。老頭子看的書就是由他情商來的。他在老太婆讓出的矮竹椅上坐下，便順手從門腳邊提起一根水煙袋來。這條伙的白銅已經變成黃銅，替主人招代一切士農工商的來客，已近十年了。且早已成爲一種裝飾；許多人一碰見他，就要推口說，「我才吃過了，他們吸不通他。」

小學教師是懂得這毛病的。他照例取來一根香籤，挑剔着煙嘴裏的煙膏，用力吹通牠，又對了陽光攔在眼睛前透視。他一面往返地這樣做，不時又停頓下來吹談着他們的策略和勝利，全縣的肉厘就要劃歸他們。他也沒有忘掉攻擊土劣；如他所說，「他們就要嘗大辣椒了。」

「事情自然並不容易！」他吹了一下煙嘴說，「你怕我沒耳報神麼，現在還想

搞我們的亂呢！不過我敢說這沒有結果的——民衆已經起來了。」

他又舉起煙槍邊視着，老頭子笑說道：

「這個書真難讀極了，眼睛又不對勁。」

「怎麼，還沒有弄熟麼？好多人等着要看呀！」

他拍地一聲把煙槍插還原處，咕嚕咕嚕地空口試吸了幾下。那個兼差太太的使女，面色呆笨，裸着一雙大腳，買好白仿條絲煙同轉來了。牠用幾根肥大的指頭撮了往煙筒裏塞。但來客忽然並不打算享受，好像他的打整煙袋是出于無聊似的，他紅着臉從座位上撐起來了，做出要走的神氣。因為他瞥見商會會長葉扶清正在走進來。這個人是縣議長的心腹，足智多謀，旁人一提起他便說：「那個搗鵝毛扇子的！」教師的眼睛和他的冷冷地對碰了一下，但他並不止步，一面還意味深長地招呼他道：

「這一向忙哇。」

「有甚麼忙的呢，還不是吃飯睡覺！」

教師生氣地咕咕着，於是腦袋一點，筆直地走出去了。商會長浮着暗笑在他空出來的圓椅裏坐下。那使女把煙袋遞過來，但直到老太婆聲明煙袋才打掃過，而且有的是白仿條，他才接過手來。他們開始談起考試，全縣的肉厘都要劃歸新的團體，末後會長說籌備處正陰謀突然提前考試，於是老頭子微微吃驚道：「噫，這入的怎麼沒有說起呢？」

但會長並不同答，他緩緩噴出一口煙霧，從老法團衣包裹取來那本舊冊，看了看笑道：

「噫，你也像想不開了呀。」

「有甚麼辦法呢？我這個人就這樣，橫豎沒有多大關係。」

「你倒會想，別人可正樂得你去應景呢！老實說吧，我就不去；犯不着去上閃當；是說的好聽呀！」

「管他的啊，我同他們又一沒仇，二沒氣……」

「嘻嘻，我看你就一輩子老牛吃豌豆，三三滾呢，」會長冷笑了笑，搓着手站起來了。「好吧，明天到我家裏「素坐」一下，來麼？有老甩他們。」

老法蘭立刻應允下來，把客人送走了。他是隨便甚麼酒席都要參與的，從不會向請客的「知單」上劃過「謝」字。更用不着三翻兩次催請，總是準時到。而且每當客人在長久的推讓中坐定各自身分適合的座次，而主人首先提起筷子，向大眾繞視一周，點着菜碗，叫一聲「請」的時候，他還有一種良好習慣，慢慢從懷裏掏出一方手巾來，攤在面前，一面說道，「讓我給孫娃子帶點回去，」於是把手伸向那些可以包裹的各種臘菜……

晚上孫女塔來取書，他順口告訴了他請客的事。那一個吃了一驚，勸他不必去，但他回答道，「這不大好。」第二天帶了一張手巾，準時赴席去了。臨走時老太婆叮囑他不要吃雄雞海參，因為他的傷風還未痊好，而一個老年人也應得忌吃容易發

病的事物。當經過十字口時，一位熟人請他鑒賞了一下學生們新貼的標語。這是用康南海的派頭寫的，筆劃恰像鱈魚一樣。

他首先看見的一條寫道：「打倒昏庸腐朽的龔春官！」

但老法團笑了笑，對君衆人閃閃眼睛，就從轟笑中走開了。葉府上的客人已經到齊。因為有重大事情商量，所以大家都破例來得很早。他在熱鬧場合是不大活動的，他在一處角落裏坐下，慢慢捲起葉子煙來。他聽他們依舊在大談着考試的事，全縣的肉廬都要劃歸新團體，以及籌備處的陰謀。後來大家又古而怪之地攻擊那些新貼的標語。

老法團忽而把一根嘴在唇間呵氣的煙捲抽脫，笑說道：

「你讓他們去——還不是有我的名字。」

「我以爲他們會放過你呢！」

商會會長打着哈哈說了；他隨又收起笑提醒大家道：

「你們知道麼，我昨天順便去請他，嘻！原來正作古正經的，架起眼鏡在用功呢！哈哈……」

「那這一回準會『中』的！」縣議長陳拔貢冷冷地插嘴說，「大家把牙齒磨快點，等着吃喜酒吧。」

這含意很深的諷刺使得人張開嘴大笑了。但接着僕人就來報告，酒已經燙滾了。在坐定之後，彼此重又談起考試的事，全縣的肉廬都要劃歸別人，青年人正在陰謀作弊。直到第一碗熱菜鍋巴海參上席，商會會長才把各項意見併成兩點：向師部裏控告籌備處違法；其次發起拒絕考試運動。他剛摸起筷子，要請客人動手的時候，卻又特別微偏了頭，單獨向老法團徵求同意道：

「你當然也贊成罷？」

「我——沒有甚麼。」

「那就算一致了吧，——請！」

「讓我給孫娃子帶點回去。」

老人微笑着說，一面把手伸向那些盛滿蠟菜的盤盞。

吃過飯，他又聽他們談了一會考試和肉厘才回去。傍晚縣議會的聽差跑來，從懷裏摸出那大家同意過的呈文，請他蓋章。爲了慎重起見，他仔細看了一通正文後的台銜，看看是否全體加入，這才向壽山石的關章呵口氣，平平穩穩地蓋上一枚。夜裏，那個紅眼睛農夫進來報告說，祭祀牛已經宰掉，很肥很壯呢。但老人啊了一聲，摸進房裏睡覺去了。

他一向是早睡早起的。加之當天大半夜就得起床參加祭祀，所以應該特別提早。然而直到那農夫銜着短煙管，背揹夾背，手提一支柿餅紗燈，在窗腳下催叫得動了火氣，老頭子才腫着眼睛從床上爬起來，說是「頭頂脹呀」。於是又摸摸索索塞了點紅漆丹在鼻孔裏才動身。和往次一樣，夾着照例塞滿半節，只是那農夫的手掌給花了一刀，而那十分寶貴的牛鞭，被煙魁秀才搶奪去了。

這以外，老法團一到家便感覺不舒服。他摸着額頭沉吟道：「人怎麼不大對呀，」於是便又立刻爬上床去睡起。他整整躺了三天，讓老婆子煮滾酸蘿蔔擦背心。而在第四天上，提前老試的消息證實了。時間就是次一日上午。他躺在床上，望了帳頂檢點着幾天前裝在腦經裏的貨色。他的老婆坐在油燈邊縫鞋底。她把鉗針向頭髮上一掠，扭歪嘴角，用力在鞋底上錐了一下，抱怨道：

「說起還要辯呢，一定是吃了海參了。」接着她又督促在燈下溫課的孫兒道：「要讀，就讀吧。」於是那孩子趕快把牛肉藏進荷包，重新喘喘地呼讀起來。

「你像安心同我作對呢，」老頭子忽而嘆息道，「簡直吵得我連一字也記不得了。」

「難道你明天還想去麼？」女人停了針問。

「你不去又怎麼辦呢？這不大好。」他搖搖頭微笑了一下，繼續道：「你記得我最後一次下場，還更病得重呢。張偏頸子就是那一場殺出來的。那個時候的考試已

經不大行了；現在麼，簡直是笑話呢……」

忽然，那在堂屋里坐着打鼾的使女走進來，揉着眼睛說道：

「我是醒起的……」

看見這糊糊塗塗的昏相，屋裏的人全都發笑了。小孩子趁勢掩了書，跳近到病床邊去，強着要老頭兒講故事。結果他說了一個謎語，大家才散去睡覺。使女單獨留下來招呼病人。她只在冬天才同男人睡一床矮腳，平常一個人睡。她幫他扎好鋪蓋，身子望床角落裏一歪，打起鼾來了。

但老頭子卻儘都不能安眠。他覺得鼻塞頭重，遍身都不舒服。他閉着眼睛想養養神，可是許多回憶攪擾着他。他記起他的兒子和他的考試。他下過多少次考場，都失敗了。他用旁觀者的態度想着這些失敗。他已記不起自己是否悲傷過。他想像一切事情都是自然而然的，不必強求，也不必躲閃。心思一聯結到明天得意或失敗的推測上，他也着急了一下；但隨即笑了笑，嘲諷自己道，「那又怎麼樣呢！」於是微笑

若嘆一口氣，閉下眼睛睡了。

次日早飯後，老婆子依然賴他不必去。但沒有生効。他已經把自己打扮整齊了。他穿上那件略已發紅的青緞馬褂，頭上蓋着一頂硬胎圓頂的博士帽子，是民國初年兒子從南京買回來的。他叫了孫兒攙扶他去。他的臉孔發腫，粗黑無光，看來好像泡水過久的皮革一樣。老太婆目送着他那樣艱難地走向街面上去，一手把着門枋，嘆息道，「真像考試元呢……」

他搖幌着走去了。在西街上，陳三恍在自己大門口招呼住他。這執笏子從嘴裏取出銀牙籤，走下階沿，彷彿故意說反話似的，他問他老人家怎麼會能這樣的健旺。老人照例回答了一句：「小補之哉呀。」他並沒有被病魔攫去他日常的興致，對於赴考也像趨赴宴會一樣。但在十字口，看出他架了眼鏡十分正經地走過，那些圍坐在茶館裏觀察形式的紳士，忍不住嘩笑了。

商會會長冷笑着離開茶桌，用一種隨便走路的神情追逼上他。他和他並排着

走，沉着氣問道：

「怎麼樣，你真想拚老命嗎？」

「沒關係，」他笑了笑說，「又不是十里八里遠。」

「那我倒清楚……公事見着了麼？」

「我早就蓋過章了。」

「呵，不錯……不過你不去不更好嗎？」

「這有甚麼辦法呢？你（我）不去旁人也要去呀。我想還是大家應付一下好些。沒關係，都是本縣人……」

這時已經走近試場門口。他還在繼續說，想要勸轉他的同僚；但那一個已經虎着臉走開了。那孫兒的提醒使他扭回身去。他茫然地停立了一會，笑了笑說道，「這個人真怪！」於是走進試場去了，而在半點鐘後，他便在那場紛擾中草草地結束了他那值得銘記的一生。

一九三七年四月

代理縣長

在身分上雖然是縣衙門，但在私人談話間，即使是縣長自己，也把牠叫做標準「靈房」。因為這只是一排長五間的房屋，除掉柱頭和嶺子是道地的木料，其餘都是用竹子紮成的。代替屋瓦的是茅草，周圍欄着牛眼睛簾笆。夜黑的時間最討厭，山風從四面的山峽中兜灌下來，每每吹破簾笆上的糊紙，於是老爺們就不能不儘量把頭縮進被窩里去，睡做一團，做出那種鄉下人叫作「狗攢對」的睡眠姿式。

縣長到省城公幹去了。他自己宣佈的目的是請賑，但實際上是去活動政費的。他已經去了兩月，起初時常給同僚來信，告訴他們一些接洽上的煩雜，最近卻少有信心來了。他是軍官出身，又住過半年縣政訓練班，所以當接到委任時，一看是災區，便很熱情地表示他要苦幹一下。不過一走進這殘破的城市，他卻又立刻灰心了。用他

自己的話來講，他「馬上冷了半截」，因為他「連做夢也沒有夢到會這樣的糟」！現在，留在衙門里的只有第一科和第三科科长，以及代理縣長職務的秘書。秘書名叫賀熙，是個年近四十的漢子，面孔白淨，毛眼卻極粗大。他當過小學教員，後來又在招安軍隊里混過很長的時間。本是有煙癮的，但早已只吞服一兩顆泡子「弔癮」了。他的動作活潑，臉上很會表情，簡直是「要哭有哭，要笑有笑」的。他常常自誇他是一個老「跑灘匠」，見過很多稀奇古怪的場面。

他這時正在懸寫禁止災民出境的告示。第三科科长也在埋着頭寫，別一個卻逗擱在床上。這本甚健旺的老人已經弄出毛病來了，他緊裹在被窩里，只留有一張黃而打皺的大臉露在被外，頭上擱着一條「祝君早安」的毛巾。他在嘮嘮叨叨地抱怨着，很不滿意縣長。他早年曾經做過一兩度縣衙門的收發員，是個肝火極旺的人。

「簡直是胡塗蟲！」他忽然認真地說，微微欠身起來：「胡塗蟲還曉得爬一下！」

……才接到委任狀我就對他講，我說：要把政費彙報呵！——本來地方就苦寒呵！——這個慌字號！

他突地搖著頭呼聲嘆氣起來，重新躺下去了。跟着來的是一聲沉重的嘆息。他覺得這一次的出門太失策，倒是在家裏坐冷板凳好些。那第三科科长沒有答理他，這是一個沉悶而少話說的青年人，油黑的面孔上生著幾粒面皰。他便在清閒時候也只會擠出著面皰裏的油脂消遣。到底祕書轉過臉來，用筆管頭搔著鼻翼，笑道：「他是太相信苦幹了呀！他照例把一切都付之一笑。」

但老頭兒卻是嚴肅的和認真的，這使他更加生氣起來，他拍著床怒吼道：

「苦幹個屁！……麻我麼？一來就清查這門款子，那門款子，看出沒有指望，就溜了！……真好意思得！」

祕書沒有回答，僅只從鼻孔里嗤嗤地笑了兩聲。屋子里立刻沉靜了。時鐘滴搭地細語著，燒在火盆上的水罐發出幽微的聲響。這時是早晨九點鐘。爲要趕忙把告

示張貼出去，他們一起床就動手工作，所以屋子裏邊弄得亂七八糟的。地上散亂着口痰，谷草和火柴頭，被蓋毯子疊做一團。祕書甚至連臉也沒有洗。末後他膝寫好自己擔任下的幾分，大大地伸個懶腰，擲下筆站起來了。

「天底下那有那樣多認得真的事呵！」他用嘆氣一般的聲調說，兩隻手按着頭髮往後一攏。「我這個人就這樣：沒關係！到那匹山唱那個山歌……」

他懶懶地自言自語着；一面校讎着寫好的告示，搔着頭和肩膀，好像剛從灰堆裏洗過澡來的鵝婆一樣。這當中沒有誰插他的嘴。他穿着一身灰布軍服，只有三個黃銅鈕扣，棉外套的領子高聳在肩頭上。他隨後走近火盆邊去，擎食指在水罐里兩攪，探探溫度，於是動手洗起臉來。

他從床架上扯下一條毛巾，自負地嘆息道：

「這種爛賬日子我過得多哩……」

他的洗臉是有一種特別的派頭的。要滾鍋的水洗，洗的時候把臉全浸進水裏

去，拿毛巾按着原是發癢的鼻子揉搓，息裏呼喚，好像在水裏搓洗衣服一樣。隨後還要打掃烟筒似的，用毛巾的一角盡量塞進鼻孔裏去，不住地轉動。「別的不要紧，」他常常這樣愉快地說，「這帕臉非洗舒服不可！」

因為老頭子又講到要走的話，他就把水流水滴的臉略擡起來，打插他道：

「好好養你的病吧——既來之，則安之！」

「我沒有甚麼不安的！」老科長回答道，「住孤老院還比這裏強得多……我也登過一些衙門，從沒有這樣寒酸……真是做賊都要約一個好伙伴……」

他說得很憤激，祕書繼續收拾他的鼻子去了，息裏呼喚的。那個年青科長也已磨好了自己擔任的幾分告示。他把牠們疊在代理縣長的大圈椅上坐下。他並不當心烤火，只是悶起臉呆想着，一隻手弄着面龐。他出其不意地把眼射向老頭兒毛茸茸的嘴上去，申訴道：

「他再不信我們一道走……」

「怎麼！」祕書把毛巾從鼻孔里扯出來，故作驚異道，「你也想不開了麼……算了，吧，老弟！這種生活就出十萬元也買不到呢！睡在床上都可以看山，還是雪景！又一點不受拘束，又可以隨便把老百姓拖來打屁股，高興的時候……」

他的僚友正起面孔叫道：

「說正經話哇！」

「好，說正經話！」代理縣長馬上同意。「我敢向你們擔保，這些告示一兩天就會生效。索橋邊給我派兩個人守住，看還長得有翅膀麼！一天平均拏十五個人計算吧！一個人五角，五的五，五五二塊五……」

老頭子嘆息說，「杯水車薪呵！」

「你難道一鋤頭就想挖一個金娃娃麼？哈哈，所以呀……我給你說，不要慌，入坐必有一禪！」

他隔了好一會才收拾停妥。於是照例用手掌擦着臉，嘆息了一句，「哎呀，這帕臉洗舒服了！」隨即便推開那扇頗爲別緻的簾笆窗門，從這裏望出去，便可以一眼看清那些俯瞰城市的山嶺，一條黑狗在殘缺的城牆上找死人吃。祕書憑着窗門叫了幾聲用人，但沒有回聲。幾個一同跑來「發財」的隨從，都陸續逃光了。現在爲老爺們服役的是幾名褴褛的壯丁。他們是從鄉鎮上徵調來的，由當地居民湊集口糧餵養，下雪的時候還要供給柴火。

這些可憐人住的是一間小茅棚，好像趕鴨人的窩棚一樣，每天就在那里吃喝睡，并且正正經經地爲這全縣最高機關服役。茅棚就建造在一段焚毀過的地基上，那原是縣署頭門的所在，現在只賸有四個石頭門臼了，兩根盤繞「豬矢練子」的石椅突出在地面上。祕書因爲許久沒人應聲，踢起鞋子，拍達拍達的跑出去了。他張望了好一會，然後才發現出一個正在守衛着的公民。

這是一個十四五歲的青年，衣衫褴褛，黑布頭帕上箍着一頂灰布軍帽，已經睡

着。他蹲在門臼邊的谷草上，頭臉緊埋在膝頭上，只有那根夾在腕里，飾着紅布纓絡的矛桿子還是挺立着的，看來倒像插在垃圾堆上的一樣。祕書忍不住發笑了，他望那纏着牛毛樣子的腿桿踢了一腳，嚷叫道：

「嚇，這才好看哩！……」

壯丁給立刻吵醒了，他怔了一下，隨即右手在耳朵邊一攔，趕緊拄着矛子撐起身來。

「敬禮！」他顫聲說，又把手向耳朵邊攔了一下。

「倒還沒有忘記敬禮哩！」祕書作弄地說。「我問你，你們夜里是在做賊麼？」

「沒有，報告。」

「你聽，還說沒有睡！」

「我只暈了一下，因為——」

代理縣長急急地打斷他的解釋，道：

「你們的道理總多的很呀！好吧，我下一次才同你講；咳，你記着吧！我是說一句算一句的。」

他拿一串囉囉嗦嗦的談話把壯丁支吾開去。原來他已猜到那「因為」後面跟來的照例的訴苦，口糧沒有了，腳餓酸了，而接着便總是請給一點吃的話；所以他不讓他再說下去。本想追問別外幾個人的下落，也就不再提起。他們大約是到城外山間找尋可吃的草類去了。他催促他趕快去請聯保主任。待得壯丁陰縮縮地車開身去，他這才忍不住苦笑了兩聲，望着那搖搖的背影，搖搖頭哼道：

「還要到那里去找告化兒呵！……」

當秘書正爲病人炖好粥罐，聯保主任走進來了。這人面貌黑瘦，渾身打扮得像寒暑表樣，頭戴雪帽，灰布單衫上罩着花緞馬褂，下面是牛毛襪子的裹腿。他窮困了二十多年，現在才好不容易找着一個替桑梓服務的機會。一進縣衙門，他總要說幾句壞話，生怕那些還在外鄉亡命的紳士回來把他擠掉。他日夜都膽心着這件意外。

他的眼睛是向外凸出的，在縣長提起應該多邀幾位正紳，回來幫忙地方上的「復興」時，他就骨碌碌地轉動着牠們，伴笑道：

「他們肯給你回來呀？……哼，你怕是原先麼！……說不得，縣長沒錢的事只有我們這些饑子才肯幹呀！……」

這一天他又找機會說了兩三句壞話，隨後祕書就同他談起告示的事，以及禁止災民出境的有勁辦法。代理縣長說完過後，主任默默地想了一會，於是斯斯文文地站立起來，手背揩擦掉鼻尖上的水珠，強笑道：

「要報告祕書長，這個辦法恐怕不行呢。」

「怎麼不行？——只要你們肯辦就行了呀！我懂得的哈哈！……」

「的確的！」主任認真地說，「祕書長出去看看就知道了。每個人至多只有一口爛鍋，……」

「呵，難怪！你以為我們的目的在籌款呀！……」

「是不是，祕書長的意思是，想爲地方上保存點原氣，這我是知道的，這消說麼……決不是，不過我試驗過來，你一阻擋，他們就橫扯，說，好呀！那你就供養我們，簡直難纏得很……」

祕書諷刺地插嘴道：

「完了！你都這謬，那只有讓他們走好了！」

他說這話時，眼睛略略向上一閉，兩手一攥，隨即望枕頭邊找尋香煙去了。聯保主任沒有再說下去，好像笑地失掉了記憶一樣。他依舊呆立着，帶着不甚自然的笑容，不時抵一抵嘴唇；病人從被蓋邊怒視着他，第三科科長一逕在摸着面龐發愁。待得祕書找出一枝壓壞了的香煙，在炭火上吸燃，他這才又重新擦去鼻尖上的水珠，佯笑着說：

「我看根本要請點賑款來才行……」

「你們這些人！」祕書裝出不愉快的神氣把頸項一偏；「我還要怎樣說呢？康

縣長去省里就是請賑的；我們起碼要叫他們撥五萬元……」

主任不大相信地笑道：「有一萬元都好了……」

「五萬！是一萬麼，我們就讓他們自己來，請他們看看老百姓吃的是些甚麼東西……」

「呵！我還沒有報告，五狼溝又發現一家吃人肉的呵！」

「你詳細寫個報告來，姓名籍貫通寫上，要不然又以爲是我們騙人……一定要他們撥五萬，決無問題……你像還不大相信呀？看你的神氣……」

「不是不相信，要快一點才好哩。嘻嘻！」

「快一點，又不是點火吃煙呀……不要癡空心，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省賑會和總部里老康都有熟人，只要他去吹一聲，就行了。」

「能夠這樣，那地方上就受福不淺了呵！可是我說在這里看，一聽到賑款，許多人都會馬上回來的……」

主任搖了搖頭，於是發着感慨，訴說起紳士們原早承辦賑務的黑幕來了。他們常用八角的升子發賑，而且只有自己的親族佃戶有分。還有叫老百姓先出錢買了票據來領賑的。他在結末添說道：

「阿唷！他們的話都說得麼？就只有沒把大河里的水喝乾！」

他的神氣顯得十分憂懼，但祕書却立刻給他保證，說是他決不能讓這些「爛紳」染手。

「我們挨都不准他們挨，」他萬分認真地說，「我們靠自己辦，你將來可以多出一點力……」

「沒有說的——祕書長是外鄉人都這樣熱心哩！」

「不過這一件事呢，」代理縣長指着告示說，「你得即刻就去辦，最好一個都不要他們逃掉。」

「我總盡力就是了呀，沒說的！白廟子安幾個人，索橋邊安幾個人，看他還長得

有翅膀麼！哈哈！

主任自負地挺了挺胸部，同時用手掌擦了一下清鼻涕，於是搓搓兩手，挾起告示，很低地鞠躬幾下，退出去了。祕書搖頭擺腦地微笑起來，懶懶地吁出一口長氣。老科長在床上嘆息道：

「一說到脈款，就喉嚨裏都伸出手來了……」

「你讓他個舅子去養想呀，」祕書打着哈哈說。

十二點鐘一敲過，那年青人伸伸懶腰，走出衙門午餐去了。自從廚子逃走以後，他就一逕在郵政局搭伙食；代理縣長卻是自己開鍋。因為依照科長的辦法雖然方便，但這城裏只有郵政局長的東西才敢放心大膽吃，而那裡的空氣卻又十分拘謹。加之祕書對於口味很是考究，戒煙以後，他是更把精神集中到腸胃這方面來了。

和許多慣常出門的四川人一樣，他自己也能夠弄菜。那最得意的傑作是麻婆豆腐，回鍋肉和烘蛋。但在這邊地而兼災區的地方，他卻只好每天吃「豬鬃」炒潼

川豆豉。而且這還是他上任時準備就的。衙門里不大便於開火，所以每天餐飯時，他總得出街去臨時借用老百姓家的鍋灶。當作報酬，他每次給他們一個值銀一分的大銅板，或者半碗贍飯。

他飄飄蕩蕩地從街面上經過着，一隻手撐着包米的手帕，一手撐着穿掛豬鬃的草繩，探出頭腦，挨門挨戶地問道：

「鍋空麼？——幫我燒一下子！」

倘若每一家人的鍋灶都占用着在，他就坐在那家全城唯一無二的茶堂里等待一會。這城里現在只有臨時搭湊的半段街道，一共不上三十戶人，他全都和他們熟識；好像他自己的那只寶貝鼻子一樣。所以要是甚麼人家的吃食下肚了，總不會忘記站在門首給他打一個招呼的。他們大都樂意給這清寒的老爺服役。

這一天幫他燒鍋的是一個老年的孤孀。他吃過飯，打了兩個略帶煙熏氣味的飽隔，於是照例把豬鬃提在眉毛邊懸懸，自語道：「看還吃得到一個禮拜麼！」隨即

高高興興回衙門去了。因爲當他正在揮動銅鑼，而那片一片的豬驢，也正在蜷縮透油的時候，聯保主任跑來報告他，說是索橋邊已扣留下二十個以上的災民了，所以他想回去誇耀一下他的智謀。

才一走進屋里，還來不及把豬驢掛向牆壁的竹釘上，他便攔起姆指笑道：

「如何——說馬上見効就馬上見効……」

「你看一下那里的信再高興吧！」老科員捶着床嘆叫道，「真是豈有此理！」

「你又怎麼了呵？老太爺！」祕濟滑稽地瞪着眼睛問。

「又怎麼了嗎？」老頭子繼續道，「還不是那個混蛋……真說得漂亮！叫我們再忍耐一兩個月看！」

「呵，哈哈！我怕甚麼……你讓他個舅子去昏呀！橫豎打飯平夥樣，吃一節剝一節！」

「飯平夥也要打的勻稱才好哩……再這樣下去真會連婆娘娃娃都對不住！」

……」

那第三科科長突地把手掌從面龐移開，嚷叫道：

「真太狗矢了！」

「我決定走，」老頭子繼續說，「難道我還要把幾根老骨頭送葬在這里麼……我明天就寫信回去要盛川；自己墊錢就是了……我不信會在這里拖得出甚麼好處來的。死了會連簾搭子都找不到一張哩……」

他的聲調忽然咽哽起來，於是祕書嘆息道：

「不要瞎想吧，你又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大病啦……」停了一會，爲要使得他的同僚振作起來，便又敞聲道：「阿唷，我先前還沒有講完呢，早上商景的事已經生効了呀，這個房子……」

他於是開始重述起聯保主任的報告來。在應該使同僚寬心這一個道誼的見地上，他還逐句誇張着，似乎那些災民準定出錢無疑。但當他正在笑嚷道，「管他媽

的，弄一個算一個呀！」而老頭子也快已被說服下來的時候，聯保主任走進來了。他已經改變了面目，滿臉血痕，額頭上粘貼着很厚的黑色灰燼，顯然是鄉下人醫治生傷時常用的紙灰。

秘書神了一下，站起來驚問道：

「你是怎麼的！」他忍不住嘆噓一聲笑出來了。

「怎麼的嗎！」主任喘着氣說，「我才擋了一下，這些狗入的……他們要強着過，我才擋了一下他們就疊幹起來……他們曉得幾桿槍都是爛行頭……」

老頭子突地從床上欠身起來，懇求道：

「請你們把墨盒子給我！」

他的臉色枯黃，聲調略帶顫抖，彷彿是在請求一件與生命有關的事情一樣。秘書怔了一下，隨即伴笑道：「好吧，我們一齊滾蛋！」於是他兩手盡量一揚，直捷了當地向床上躺去了……

然而祕會並沒有決心走。聯保主任去後，他又重新振作起來，把他的同僚也勸轉來了。與其失業，他們不如再呆下去。這時是夜間，科長們都已睡著了，屋子裏黑暗而靜寂。代理縣長還「圍」在被窩里想心思。

他忽然爲一種靈感所激動，覺得要是叫災民買票候賑，這倒是一樁十分可靠的辦法。他把老科長叫醒，急想告慰他。但那一個才應聲，陡地一陣冷風灌來，他又趕快把頭縮進被窩去了，一面嚷道：

「嚇，你惹甚麼——瘦狗還要練他三斤油哩……」

他愈縮愈深，而當他重新蜷成一團時，他那新的計劃也就愈加明確起來。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爲了兩升口糧的緣故

我們立在山徑上躊躇起來了，大家好久都放不下決心，不知道是再回轉去的好，或是索性遺漏掉那孤立在對面山極上的小屋。

一家不漏地觀察到，這自然是我們的責任。但爲了一戶人家，我們必需退轉到山邊的一端去，從那裏渡過索橋，然後再又走回到三丈以內的原地來，實在是一件煩人的事。想要涉水過去也不可能。峽谷實在太深沉了，當中隨時激起巨大的浪頭，而那陡峭的岩壁也不容易讓我們找出一個托腳的地方。

我們給義務心和懶惰心交攻着，全身都感覺得不自在了。
到底還是那個凡事推委的科長開口：

「我看，還是讓他去吧！」

「還不大好……」

特派員抓着鼻端遲疑着，但他隨又把手望了對方一甩，笑裏道：

「你呀……別人那樣險的工程都要做哩！」

他紅着鼻子逼視着他，嘻皮笑臉的，同時反過右手向那終年積雪的老山一指。我毫不知覺地隨着他的手臂望過去了。雖然我並不是第一次才聽到這樣的提示。我凝視着那驮着遠古的積雪的山頂，想像着那寬大平整的馬路，馬路兩邊用竹樹支架起的簡陋的營帳；這種巨大的設備竟會綿亘三四百里，而且是在亂黨們物質匱乏的條件下完成的。我從新感到一種類似悲壯的情懷了。

那科長還在推脫着，設想要動搖特派員的信心：

「走路倒不要緊呵，我就怕又撲空哩！」

「那麼，老順！你先吆喝幾聲看看？」特派員瞅着喬導問。

但鹿皮褲子懶懶地回答他道：

『要去就去吧，有這樣多說話的時候，已經走到了！』

他白眉白眼地望我們一瞥，帶頭地先走掉了。我們互相望了一眼，隨即便也跟了上去。許是因爲走轉路的原故，我們大家都走得不很起勁，彷彿路是給誰挪長了些的一樣。單調的水聲使人感到渴睡。眼睛望出去也是單調的，吳蒿占據的耕地顯出一例的褐色；只於有時可以發見出幾粒饑餓兵糧的紅色籽實，或者幾匹濃綠而肥大的提草。此外便是那綿亘不斷的雪山的慘白光影。

在橋頭的山岩上，我們發現一株被剝了皮的枇杷樹，科長於是借題發揮地叫罵了。

『入的這年景連樹子也遭劫啦！』他哼聲嘆氣地說。

我們沒有誰搭他的白。但在前些日子，這一定會引起一大堆感慨來的。我們一定會從頭推斷起那種慘痛的吳荒的一般情形來，甚至關於枇杷樹皮對於人類的營養等等，好像大家突然對於人體和食物的研究有了沒大的興會一樣。我們的感

觸已經給這個人的工作弄遲鈍了，就是發見一具死尸也和發見一匹優斃的甲蟲不差上下。

我們一點鐘以後才達到目的地。科長沒有猜錯，我們是撲了空了。那窠我們走轉路的人家竟連鬼影子也沒有一個。這是一家地主人家。我們沒有得到預期的眼淚和訴苦，以及那種千篇一律，簡單而真切的控訴：「胡里胡塗栽這樣大一個筋斗呀！」正屋的牆壁上還存留着幾個土紅寫的大字：槍斃田東瓜！

我從牛欄邊的亂草裏指出一只天靈蓋，嘆息說：

「半年以前，他像還在盤算怎樣湊足他的零頭哩！」

特派員在讀着柱子上的油印捷報：

「……活捉白軍營長一條……」

科長先是咒罵着，一面弄掉着軍服上粘滿了的蒼子，隨即卻又一切不管地在階石上躺下去了。因為那些倒霉的東西是很難收拾的，而他的氣惱又只能惹起我

們的訕笑。現在他突然翻身起來嘆道：

「老順！把點心取出來吃了再說！」

這立刻得到大家的同意，我們像皮克里克一樣地吃吃喝喝起來了。

但，皮克里克！這是何等的不相稱呵……我們胡亂地蹲坐着，我們周圍不絕地發散着草和木料的腐爛氣息。夕陽映照在荒廢的院牆上，那裏有着一堆觸毛，一支鬆了圈的糞桶，殘缺的木質磨盤陷入在泥土裏，裂縫中盪着幾莖香忍子草；小而細長，彷彿走了油的蠟燭一樣。一切都是黯淡的和退色的，便是從屋後俯瞰下來的岩壁也像出自拙劣的工匠之手。

我默默地咀嚼着，心想，在這荒涼的大地上，這時候也許正有甚麼災民在無聲無臭地斷氣哩……

那些美好的食物並沒有消解掉科長的怨氣。在歸途上他還不住地嘆氣着，彷彿吃過甚麼說不出口的大虧來的一樣。我們本是沿着老路走的，但在一處突起的

土邱旁邊，嚮導忽地站立住了，他登了一下夾背，然後兩隻手往破背心裏一插，尋思道：

「唔，走這裏上去像要捷些吧！」

他立刻伸長頸項，打量起山勢來；科長從齒縫里咕咕道：

「又要想甚麼鬼花頭了！」

「不錯！」嚮導繼續道，「喏，那不是紀家坪的大柏樹？一個坡，向那裏瀾槽邊
坡下去就是……」

但并不十分相信自己的估量似的，順下來背，爬過土邱，他實地探察去了。我們坐在石塊上抽起煙來。我們大家都沒有說話，太陽已經在默默地斜落了。幾團破絮似的雲塊在望西南角的山巔流聚着，天空逐漸黯下來。水聲已帶着昏黃的意味。這裏離縣城還有十五里遠近呢。

當我從懷裏摸出錶來看時，嚮導顯着不愉快的臉色走轉來了。

「碰牠媽條鬼呵！」他嗷嗷地咒罵着。

「怎樣，不好走麼？」特派員站起來問。

「怎麼不好走，」他回答着，一下便把夾背揹上。『上面窩堂裏像還有人住呢！』

科長吃驚道：

「你不是說那溝裏的人已經死光了麼？」

「曉得個舅子是怎麼活出來的呀——我倒入他的……」

我們順了土丘繞行過去。一登上聯接着小道的陡坡，隨即便望見那人家的黑色屋頂了。屋子就孤立在窩堂邊的斜坡上，四面空蕩蕩的，屋頂上聳起一縷乳色的煙影。我們撥開荒草，踏着耕地斜坡下去，然後再又沿了坡道前進。一個小孩子在大門邊出奇地張望着，但馬上卻又沒蹤沒影了。

我們所經過的地主家的房屋構造，通是一律的。一排五開間或七開間的正屋，

正屋的對面是儲藏玉米的棚架，兩邊是倉房和豬牛欄：就這樣構成一個口字，幾面轉角處都可以出進。當我們從豬欄邊走進院壩的時候，那個先前在門首張望的小人，正小偷偷似地由那裏奔向階沿邊去。曉皮褲子半帶玩笑地把他喝住了。

「不要動！」

他大聲地嚷叫着，隨又問道：

「你是陳么檣的兒子麼？」

「不！」小人驚慌地說，「么檣是我么爸。」

「那麼，是二跨子的？」

「不是，……我爹叫陳邦福。」

「唔！個賭精還在呀？」

孩子含含糊糊地動了動腦袋。

特派員和科長，分頭走進屋去查看去了。小人忽地慌張起來，想要跟了進去，但

我好奇地留住了他。這是一個十一二歲光景，叫化兒一般破爛的少年，面色很白淨，看了他那深黑的瞳仁，誰也會相信他是怪聰明的；雖然他的神情叫人感到一種冷氣。我輕聲地問他道：

「你們現在吃些甚麼？」

「未必還有糧食你吃不，」他嘆了一口氣，強笑了笑，回答說，「橫豎是豬屁股根些。」

「哪你過得慣嗎？」

「怎麼會過得慣呢！」嚮導插嘴道，「原來是在錢窩裏長大的呀。」

於是不待催問，曉皮褲子講起這家人的歷史來了。這孩子的祖父原是下河人，因為在家鄉裏把生意做爛了，於是就按照當地的風氣，來這山城一帶販賣雜貨；終至成爲一個擁有一兩百畝山地的糧戶。陳邦福是他的大兒子，他的眼睛是在三十五歲時一場大病裏害瞎的。但這并不妨礙他用骨牌打「花拐子」，「扯招」，以及

吹肥皂泡似的把自己的產業漲大起來。他渾名大跨子，失明以後，却又叫瞎跨子了。對於這些略帶暴露性質的談話，小人顯得很窘，不時打插他道：

「那裏呀！」

「那裏！你娃娃那時候還在用拳頭揩鼻涕呢，怎麼知道……好吧，我問你，么檔一家人呢？」

「么爸他們死光了。」

「哪個舅子！你是怎麼逃出來的？」

「我和爸爸在老林裏躲了兩個月……」

視查的人退出來了。爲了詳實起見，每一家人戶我們都要像檢舉賊證似的查看一番的。我坐向一隻裝滿乾豬屁股的木桶上去，拿出冊據來，準備填寫表格。特派員在懶懶地叫道：

「出來呀，我們不會把你吃掉了的！」

「倒還有玉米吃哩，」科長自言自語說。

而接着，那小地主却認真地分辯起來：

「不……那還是么舅拿來的。」

「個入的嚇，你爹才說賣了幾根屋料……」

「我還有甚麼怕的麼，又沒損人害人……」

恰在這時，一個人影，唧唧噥噥地在堂屋裏出現了。我向瞎瞎子端詳起來：這人長而枯瘦，沒有鬍子，襖襟得恰像一支洗過很多地板的「拖翻」一樣。他的頭上套着一頂附有耳罩的僧式棉帽。他從幽暗裏摸出來，嘴裏咕咕咕着，不時朝上翻轉一下他那人造大理石一般的眼珠。十分顯然，他對我們的檢查發生了誤會了呢！

我們原是要查問清楚才該說明來意的，但我破例地提醒他道：

「你曉甚麼嗎，我們又不是派款挪夫！」

「還要派款哩！」

「你老是又賭又變嗎！」警導怒吼道，「委員他們是放賑的，怎麼連人話也聽不來呀！」

「呵……」

瞎子遲疑地驚叫出來，於是仰起瘦臉，奇怪地涎涎嘴唇，垂下頭沉默了。

「發賑麼，」隔了一會，他才咽哽道，「真也該給我們想個辦法才好呢……」

我開始填起調查表來。這家庭就只有兩父子，別的五個人，已經從這世界上煙消了。在問到損失的時候，當事人照例含糊了一陣，好像我們是要按照財產的多少分派「抬墊」一樣。我們寫給他一張口糧票子，便忙匆匆地退了出去。但剛好穿過院牆，瞎子地主又從後面叫起來了。

「請等一等……委員……」

他躲在門枋上叫嚷着，揮著手臂，一面還小聲咒罵着他的兒子：

「個雜種！你是啞巴嗎？」

我們停留下來了。瞎子的目的是想幫他的佃客再討一分口糧。這是他原先從沒提起過的。

「可憐哩！」他向我們哀告說，「兒子通跟匪跑掉了，一點吃的沒有，十天就有九天嘴巴『放糊』。」

特派員氣憤地插嘴道：

「你先前該說一聲呀。」

「我把牠忘掉了，我有點昏昏懂懂的……」

「她本人在那裏呢？」

「她本人麼……她本人出去找吃去了。她寄住在我這裏的，一個孤老婆子。」

……」

科長忽然指出豬欄裏一堆破棉絮問道：

「怎麼，你們這裏還住人嗎？」

「她出去了！」

小地主出人意表地呼叫出來。

他的聲調微微使我感覺奇怪，而在同時，科長的手杖已經插進櫃裏去了。一個襁褓的身體從破被下鑽了出來：是一個老女人；她平整地仰倒着，腦袋不大順勢地扭向一邊；一條烏紅的刀口突出在額子上，破碎而且噁心，恰像是用石塊扎開來的。一樣。我們怔了一下，立刻走近豬欄去了。

我們一齊擁在乾潤的毛坑邊上。嚮導突地發呆道：

「這是矢耗子他媽呀！」

特派員偏過頭來驚問：

「你認得嗎？」

「怎麼不認得！前天在磨房邊碰見那個爛眼睛就是他兒子呀；說是在唐家沱金廠裏當馬尾子，才給他媽送了兩升口糧回來……」

「哪這人的有點講究！」

科長猛地咕吼出來，於是大家受了電感似的，急行向堂屋面前去了。

我給一種沉重的苦惱壓抑着，沒有移動一下。雖然和我的同伴相似，那來歷含糊的玉米，以及主人們前後的慌張，已經叫我懷疑到這可悲的謀殺的內幕了。我的心思離開追究遠遠。簡直就沒有想到那上面去過。

我依舊凝視着那漠然不動的尸體：她平攤在亂草上，看不出多少血跡，全漏在茅草下面去了。也許是在我們來到以前從新蓋過一次草料。她的顏面枯黑得可怕，鼻子是尖的，看來好像鳥喙一樣。她的眼睛全閉着，表情冷淡，似乎倒並不爲她自己的被害抱恨呢！……

科長的考問早已進行着了。他在不斷地嚷鬧着，這像比查災本身還使他感到興奮。特派員和嚮導從旁打着和聲。當我正想望他們走去時，躊躇子恰恰從門檻內一面拖扭出來；他順勢跪下去了。

「我完全認承着就是了呀！」他開始咳嗽了，「難道我願意麼……我原先也是有吃有喝的！——我甯肯早點死……」

我倒抽了口冷氣，車身走出外面去了。四週靜寂到悶人的程度。黃昏已經臨頭，月亮爬起來了；眼前的山嶺恰像粘土模型一樣。一種嘹亮壓壓的鳴聲從遠處傳來：是雁鳥，——也是這裏全都春天唯一的點綴哩！我感到迷惘了……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毒針

那可怕的消息實在太簡單了，關於用了怎樣的毒針刺人，如何刺法，以及一個受難者所能發生的危害等等，郭老娃無論如何總也想不明白；因此，扣去煙斗裏的煙蒂，被恐怖心和好奇心夾擊着，他從門檻上立起來了。

他感覺得全身都不自在，恰像給誰作弄過的一樣。當二桿子跑來告訴他這新聞時，他在先原本是很懷疑的，不相信那些外國鬼子竟會這樣的厲害。但那漢子一舉出徐針客的故事來做傍證，他却又漸漸失掉反駁的勇氣了。

這針客是一個吃教飯的，在他臨終時曾經給洋牧師做過一回祈禱，可是事後住在針客隔壁的皮匠宣言說，那是甚麼祈禱哩！他親眼從壁縫裏窺見鬼子剮了死人的眼睛……

想到這裏，他的背脊上又從新發麻了。他覺得必須把這事問清楚。因為他自來就是細心的和膽小的，冷不防一個擔着上了刺刀的槍枝的兵士從他面前掠過，他也會眨一眨眼，縮一縮頸項，而他明天恰恰又要進城趕集。他嚙着嘴想了想，於是順着堰溝，一直望磨房裏走去了。

磨房就在堰溝和大路交接的地方。平常墳裏的新聞，總是從這裏發出的。牠屬於蕭老貓子，一個爛酒爛賭的脚色，房子已經很古老了，全磨房找不出一隻完好的絲籬，水也缺少，那些磨麵的人隨常得肩了掬鏟自己去掏堰溝。可是對於這種情形，老貓子毫不在意，他是相信他們斷不會爲了幾升糧食，跑到三十里路以外去的。

這時候磨房主人正在和他的雇主談着毒針的事，而且連帶地講到鬼子們的生活。可是因爲大家從來只見過傳教的西洋鬼子，他們說來多不合適，簡直有點亂七八糟。老娃在門口張望了一會，便即縮足縮手地走進去了。

他在一架早成廢物的麵櫃邊停下來，沒有走進人羣中去。因爲他常是不願在

熱鬧場裏出現的，嚇怕給熟人拖來「搖筋」，或者冷不防在頸子上吃一「劍手」總之，他很容易招人作弄，這只需看他二十多歲還沒有玩掉乳名，沒有找到老婆，也就明白了。他靜靜地傾聽着那些不時為水聲所掩過的談話。

直到老貓子說起鬼子們穿的是木頭鞋子，男女皆不着褲，而大家都放聲地笑樂了，他這才向前參進一步，摩着頸項問道：

「入的這樣來怎麼做呢？」

他們原是有發覺他的，他的突然出現不免使大家怔了二下，但接着就又忍不住發笑了。

「怎麼做呀？」老貓子啾牢他笑嚷道，「一栽到豚上就要命過筋哩！」

「你大約想進城吧？」別一個人緊接着問。

「是呀，這個男子！」

「那就恰恰給你道喜！」

磨房主人認真地警告了。

接着他更擠眉弄眼了一會，暗示他的雇主，他們已經得到一個取樂的機會了。於是大家便都沉靜下來，開始用一種正經態度去鋪張那可惡的災害。他們具體地形容着毒針的作用，甚至牠的形狀，以及在一個受害者身上所能激起的反響。

那個磨房主人說的頂仔細，他還不住地用表情和動作來加強敘述的效果，恰像他就是一個被鬼子收買好的凶手，並且同時兼差過受難者的職務一樣。

「那都挨的麼，」他睜圓眼睛，拖長聲音繼續道，「見血封喉呀！」

「難怪說成都一槽一槽的死！」

「別處也一樣哩！想想吧，那多容易，只要在你身上這樣子一拍，就行了。當時又不發作，僅僅背上麻他媽一股，……」

「聽他們講還不好找藥醫呀！」

在這些充滿恐嚇的談話中間，郭老娃沒有插進一句嘴。他只是用細而發愁的

眼睛望着他們，不時嘴裏嘟囔一句，或者十分不安地抓一抓後頸。但是當他正聽的入神的時候，一個纏着白布孝帕的漢子，嘻皮笑臉，輕腳輕手地走進來了，他隨手在老娃身上戳了一下，同時喝道，「著起！」

這立刻引起一場不小的快樂的紛擾。所有的人，都拍着腿子大笑了。因為老娃竟摩着被戳的腰肢叫痛起來，而且昏頭昏腦地繞了兩個圈子，弄的磨房的樓板乒乓作響。他還被他們作玩了一回才回家去。那時候夜已來臨，月亮也早已升起來了。時季是溫暖的五月，秧早已插好了，四近傳遞着閨閣的疎落的蛙聲。在清朗的月光下，那些遠遠近近點綴着的茅屋，看來恰像剪紙細工一樣。一個人行進着，望着那發閃而溫柔的田野，確是一件愜意的事。但老娃却儘管想着毒針，考慮着還是進城去借錢的好，或者索性讓村長懲戒。因為他們早已宣示過，要不再去繳納「畝捐」，便會加添上一倍以上的罰款。

他被這兩種不同的心思夾攻着，真不知怎樣才好；他不時又停立着咒罵一句，

但在最後，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終於在他的心裏立住腳了。

他生氣地嘟囔道，「甚麼！我的就不是命麼……」

他決定違反一次那父親的派遣。他原來是很嚇怕他的，雖然他的眼睛已經看不見了，但他罵起人來還是和以前一樣的嚇人。他早先是當「中間人」的，在田地的買賣上很占勢力，以吵鬧和固執出名。他這時正在堂屋裏等待兒子的歸來，一面用艾把薰着蚊蟲；他的老婆已經跑去睡覺去了。

當老娃悶聲不響地進來時，他細聲地責罵他道，「我怕你是夜貓子變的哩！……」

「記清楚！」他又提高聲音叮嚀他道，「你說只借兩場，就是當種子都還他，……」

「我不去，」老娃膽怯地插嘴說。

「甚麼呀？——我怕你發昏了哩！」

他大聲地喝住他，而後，明知道兒子是不敢辯駁的，於是站起來怔了怔，用煙桿子探着路，摸進室內去了。老娃好久才去關好大門，他用力地抽送門門，發出震耳的響聲。他是慣會用賭悶氣的手段來發洩他的憤怒的，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讓人了解他的不平一樣。

連艾把也慣於弄他，他就匆匆絆絆地睡去了。但他好久都不能安眠。許多心事都攪擾着他，使他翻來覆去地在床上轉側着，感到人世間對他的虐待。他從小時候所受的各種苛刻想起，一直到毒針的事。一想到毒針，他就被恐怖和悲哀撕裂着，覺得他的出生就是爲了被欺侮的，而現在，就連鬼子都在和他作對了。

他真想要哭出來，一面賭氣地去打擊那些叮他的蚊蟲；并且拼命抓搔着腿上手上的癢處，好像他所抓搔的，並不是自己的肉，倒是屬於那些虐待他的人的一樣。他到半夜裏才勉強迷糊下去，但天色才發麻，他又驚醒轉來了；手掌同時機械地在大腿上劈拍地打擊了一下。可是當手掌落下之前，意識清明以後那一刹那，他所明

白覺到的，倒不是蚊蟲，而是毒針；他再也睡不下去了。

他從床上坐起來了，而且由於一種奇妙心理，他摩着在磨房裏被人截過的腰部咒道：「這個龜兒子！」

這時候那母親也醒轉來了，她一聽見隔壁屋裏的響動，就關照他去灶屋裏熬東西吃，說是鍋蓋底下還留得有一碗稀飯。她時常生病，對老桂是十分慈愛的。但是她那因咳病而苦澀的聲調還未停歇，他氣沖沖地嘟囔了一句，便又從新躺下去了。

「你自己怎麼不去哩，」他喃喃地說。

「你說甚麼呀！」

老頭子也終於張聲了，並且用力拍着床鋪：

「我知道你的皮肉發癢得緊！」

他摸摸索索地坐起來了，於是兩腳搭下床沿，用脚尖向地上找着鞋子，好像過河時試探水的深淺一樣。一時間是迫人的寂靜。而在屋外，金家的童叟媳擔着水桶

走過去了，桶底撞着石塊，發出一種回聲很長的空洞空洞的空響。

老娃突然大聲地嚷道：

「就要去也還早呀！」

「我說是你媽個賤骨頭吧！」老頭子冷笑了，「不惹得人罵一頓總不聽的！」

「呵！那我總該規規矩矩去送死囉！」

「送死——喝！我道甚麼，原來聽進去了哩！」

他本來也是聽說過毒針的事的，但因為不相信，已經忘記掉了；這時他才又從兒子的口氣領悟過來。他哼了一聲來惋惜老娃的愚昧，便又唱起反對的老調來了。『他要占你的四川掠卵！』他以這樣的意見開始，於是在舉出各色理由而後，結論道，「這完全是騙小孩子的！」

「別人說他們買了中國人幹哩，」老娃猶豫地說。

「鬼話！鬼話！你有這樣不要臉麼？」

老頭子理直氣壯地反問着他，於是老娃大張了嘴，給弄糊塗了。但跟即他就清醒過來，心想那確是一種謠言，因為他這個中國人，根本就不會那樣做的。他帶着殘餘的恐怖起了床，而在起身之前，他竟完全被父親的固直克服了。

他安安心心的進城去了；但一跨上市街，他的信心又開始動搖了，那些用扁擔把空籬筐擡得很高，倒轉着擔了夾背，以及各種類趕場的人們，在他看來都覺得有點異樣。他們似乎是在擔心着和疑懼着，眼睛東張西望的，顯出一種不甚自然的神氣。

在一家酒店前他碰見了磨房主人。他想問問他，但那漢子却故作驚異的鼓鼓眼睛，強先似地嚷道：「噫！你的膽子真大哩！」隨即走進酒店去了。

他重新給恐怖怔住了。他抓了好一會後腦，這才又放大膽子走去。他現在只希望能夠趕快把事辦完；可是那父親叫他前去借錢的對象，一個渾名鍾老善的人的糧戶，雖是立刻答允了他，却不願給他洋錢；他把他留難住了。他拿銅元折合洋價，叫他

自己再去市上兌換，好像故意要叫他在長久的逗留中碰上一個危險的機會一樣。

他對於老娃過分的請求吃驚道：

「阿呀！現在甚麼人願意拿出硬洋來用呀！」

「那就紙票子也好哩，橫豎是繳款。」

「你願意把『賀駝子』存在家裏麼？」

善人毫不理會他的主意，他冷笑着，車身就走掉了。他猶豫了好一會才提了銅元上錢市去。

這錢市是近幾年才有的。每逢集期，在臨近米市的大街上，便聚集着成羣在幣制的混亂上騷動着的人們。這地方成了全城最熱鬧的場所，那些「錢滾子」在人羣中穿梭着，提着麻布口袋，爲了招攬雇主，自言自語着兩三種比較流通的貨幣的價格：

「川大洋又漲了兩百哩……雲南板十一千……」

一個大嘴巴，暴牙齒的脚色，用手肘撞了老桂一下，同時呼道：「換麼？」但這時他正在探頭探腦地出神，他一下子驚詫了。

「甚麼？」他叫着，預備保護自己。

「唔……問你不要換大洋，這男子」

「我，繳，款，哩，」他遲疑地說。

「那紙票子（法幣）就對啦？要多少？十元的麼？」

大嘴馬上活潑起來，把他拖到階沿上去了。他們蹲在地上討論起價錢來。這些「錢滾子」是專靠貼水生活的，他們碰着一個進城繳款的農人便不肯鬆手，好像嵌子一樣。老桂被他的大價嚇跑過三次，但終於又盜匪似的給他拖轉來了。

「你轉來呀！二十二千五換把你！」

大嘴一下子承認了他還給的價錢；但那一個用手撐着扭繃了的領口，想了想，又準備走掉了。

他喘着氣猶豫道，「我只出二十二。」

「呸！你的嘴巴是屁股嗎！」

錢滾子嚷叫着，同時又扭住了他。老娃於是拿手臂揩揩額頭，忍氣着蹲了下去，打開口袋支付價錢了。他換了一張五塊頭的法幣。他把牠翻復地審視着，平起，看看，又再對了陽光透視；然後用手繃着鈔票的兩端，一弛一張地來試驗牠的韌性，彷彿購買布匹一樣。

直到大嘴奚落起來，他才停止下他那精細的鑑別。但正當這時，街面上突地騷動起來了，恰像一片平靜的水面忽然給誰扔下一塊石頭一樣。在興奮的混亂中，人們嘈嚷着，逃命似的向着街道的兩端散去；但也有望騷動的中心擠去的。那裏有兩個人在扭打着，發出含糊糊糊的叫嚷。

一個大兜腮鬍子，一下子反跳上階沿，隨即爬上一根長棧觀戰去了。他向那些伸長頸子的人們報告道：

「這入的，給捉住了！」

一個人膽怯地問，「扒手麼？」

「怎麼扒手？——刺毒針的哩！」

他吃驚地回答着，而那站在他後面的老娃，一時間失神了；他隨即跳下階沿，想要趕快出城，但立刻又被人的浪潮擠退轉來。這時那些原來四處散去的人們又在直望回頭跑，朝着擾亂的街心擠去，彷彿蟻蟲趨向一隻覆斃的螳螂似的。他們咆哮着，揮着拳頭向了那些旁觀者號召：

「來呀！打死他個舅子！」

「捉住漢好了……」

這些熱情的招呼立刻生了效果，在街面上，聚集着的人愈來愈多了。正因為這樣，較遠的街頭却逐漸稀鬆起來。因此四面望了望，老娃把鈔票向懷裏一塞，決心繞道出城。他的神筋已因那激動的場面而有點錯亂了，以致連那長久守候過他，現在

又正跟了他走着的扒手都未覺出。

他縮手縮腳地走着，不時又掣手掌在懷裏探索一下。但由於一種奇怪的心理，那叫我最注意的，倒是他前夜裏給人開過玩笑的腰部。他時常忽地立定，按摩牠一下，一面灣轉頸子向背後膽怯的一瞥。而且他還同時聯想到磨房裏的傳說，以及那由錯覺做出的可怕的夢境。他原是未老先衰的，他的背上沁出虛汗來了。

「那個龜兒子再來！」他喃喃地說。

他由米市邊折入水巷子去；從那裏進入南街，只需三五十步，便可以出城了。但這三五十步却是一道難關。因為這也是一處熱鬧街道，城門洞更擁擠，平常慣出「割包剪辮」的事。他走到巷道口才想起應該出西城門，但又慮着耽擱時間，於是他眼光荒耗的跨上街面上去。

他擠向人叢中去了，隨時轉側着身子，避免着和人們接觸。好像一個穿綢着緞的人走進「金廠」，生怕那些遍體泥污的金伙會玷污了自己一樣。那些流動的人

羣中也有和他一樣警戒着的，因為那錢市上發生的慘劇，早已經哄遍全城了。

「不要擠緊了哩！」警戒者們當中的一個在大聲地招呼着。同時一個布客，從街心把自己的兒子強拖轉來，發出粗暴的警告：

「你狗入的要送死呀！」

當走近城洞時，郭老娃的背皮子簡直繃緊了，好像一個初上戰場的膽怯的兵士一樣。他想一下子擠出去，但反而碰在一個胖人的肚皮上面。他立刻退轉一步，可是他的腰部又突地遭到襲擊了；「阿唷！」他驚叫着，人們潰堤似地奔了開去，……

這騷動很快地便即平靜，因為那可惡的漢奸給溜掉了。老娃在一家菸舖前給人圍繞起來。他的臉色已經慘白，手掌顫抖地摩擦着那曾經被戒的腰部。他不斷地被人們追問着，而他的回答卻老是那樣的簡單，而且含糊。

但他也終於明明白白地把要點說出來了：「背皮子麻哩……」

於是幾個熱心的市民，幾乎不由分說，立刻引他去，看那全城唯一的西醫。這是

一個久跑江湖的漢子，離開孟強灰海與酒便會束手無策；他給他打了兩管「解毒針」，並且拍着胸口說，他的性命可以包在他的身上。這是實在的，因為老娃現在還一樣地在吃飯睡覺。不過爲了那五元針費，那瞎子父親卻一直在咒罵着他和鬼子，一切的鬼子以及全世界。

一九三六年十月

逃難

沙窩失陷的消息一證實，王胖先生，那地方收支所的會計，更是被憂愁塞滿了。這是一個略帶鄉氣的肥大紳士，體氣很好，以能夠一氣喫完一支清煙豬膀出名。他爲人極仔細，每每謹慎到一種可笑的地步。他早已把家眷送下州里去了。

他現在擔心的就是他本人的安全。他是不敢相信他那一雙尊腳的，肥而容易沁汗；一想到忽促逃難的情形他便嚇怕起來。那最妥當的辦法自然是去雇一乘轎子，如像其他被公事絆住的人們一樣。然而由於手面不寬展，需要旁人相幫才能走路的又太多，他卻老是不能完成他的計劃。他感覺得很苦惱，因爲這一次的亂子是不能尋平常的內戰比的。

那一天下午，他又跑向南門河灘邊去了。這是縣城裏轎夫們平日聚集的地方，

他希望能夠在那裏發現一個肩頭上搭着腳馬鞍的漢子，便是一個擔着藍布滑竿帳棚的也好。他還放下決心，要是不能達到目的，他就到騎行裏去。雖然因為一種嚇人的高價，幾天以前，他已和那老鬩爭吵過一次了。

他在那些由各種小食攤組成的巷道間巡行着，不時又跑去鴉片煙館門口窺視；用食指微微掠開污黑的麻布門簾，側着臉兒，好像是他要前去過癮的一樣。他總拿一種十分把仔的態度去審視那些頭纏布帕，耳朵邊挾着幾段紙枝的游民，生怕放掉一個機會。可是一個下午快過去了，他所看見的，倒多半是一些和他抱了同目的面焦灼徘徊的屋主。

在決定到騎行去的時候，他碰見了裕記洋貨舖的老闆。他們在一家粥攤前彼此站着訴苦了一陣。那生意人也是跑來找轎子的，他在最後提議他們將來不妨約着「一道跑路。但這一個立刻拒絕了，身子微微一蹲，苦笑道：

「呵！你倒不要緊，我這樣一大堆呀！」

「你也是！」那商人佯裝氣惱地說，「誰叫你見天的喫油大啦！」

「收拾起吧！這一晌簡直連龍肝鳳膽也吞之不了了哩。」

他強笑着搖了搖他那車胎一樣的下頰，沿着河灘，走向一片廣大的沙地去了。這地方是每年要給洪水洗刷一次的，上面點綴着十多間零零落落的草棚。轎行老闆就住在那座傍着小土阜搭蓋的茅屋裏面，有平常屋子的三間大小，遠看來恰像窯廠裏拌磚用的敞棚一樣。屋前有一方菜園，一個露天毛坑，屋椽下堆積着引火的柴草。幾隻小豬在門口用嘴筒子掘沙土玩。

那老闆是一個狡猾精幹的人，原早也是接轎子的，但早已只靠在牀鋪上抽大煙了。他正橫在近門的鋪位上努力工作，所以當會計問起他有沒有轎子的時候，他並不即刻答覆，僅止斜視着他翻了一下眼珠。直到一錠煙抽光了，兩腳抵住牀簷挺身咳嗽了一下，這才盤着腿懶懶地坐了起來。

「轎子是有，」他斜視着他說，「祇怕你捨不得那樣的價錢哩。」

會計略帶生氣地插嘴道：

「你總要不到一元錢一里呀！」

「一元錢倒不上；別人雇得有兩串。」

「兩串！」

肥人瞪着眼驚叫了。他怔了怔，就又向前參進一步：

「噫，我怕你要拾人了呢，前幾天才要一串二……」

「前幾天是前幾天呀！」

老闆不耐煩地截斷他，抓起煙籤子，撥弄煙燈的火口去了。他的神情冷淡而驕傲，倒像他才是一個乘坐轎子的闊人一樣；這是和他從前對待雇主的巴結相反的。會計一時間沒有回過神，他緊閉着肥厚的嘴唇，眼睛睜大着，幾乎要叫罵出來了。

但大約怕把事情弄僵，他終於笑了笑轉圜道：

「我給你說，魚兒子！不要認錢不認人……」

可是這并没發生良好的效果，魚兒子簡直攤身下去，重新打起煙泡來了。屋子裏很寂靜，那老闆娘開始在燒晚飯了，弄得滿屋子的煙霧。三個轎夫坐在屋角的地鋪上打「門十四」，專心一意的，自始至終沒有給屋子裏的情景打動一下。當會計員正想退出去，想要利用那種以退為進的生意經時，一個短打漢子，跳蚤似的鑽進來了。

這傭人也是跑來雇轎子的，他一屁股坐在牀鋪上面，便嘴快而哆唆地嘮叨起來。但只有第一句話和他的差使有直接關係，其餘都是對於生活的抱怨，以及對於大大小小的主人的攻擊。

「簡直×都給人鬧燒了！」他急急地繼續說，「一時水果，一時糖食，不知道還那里有那樣多的臭格！其實麼，連工錢都要拖欠……」

老闆好不容易才插上一句：

「先說清楚，兩串錢一里哇！」

「現在你就要一元錢一里他也肯出呀！怕是平常麼，苟得連棍棒都挺不出一個小錢來……」

這時會計從旁諷刺而氣惱地咕咕道：

「你才會花錢哩！」

他又立刻轉身轉向老闆去：

「怎麼樣，你真是做的定價生意呀？」

「你不是否見別人雇得有價錢的麼？」

「別人雇得有像以爲我沒長得有腳脾哩……」

他搭訕似地從鼻孔裏冷笑着，蘇里蘇氣地退出去了。他是一個矜持的人，平常總愛裝出滿不在意的樣子來掩飾他的失敗。他以爲老闆會把他叫轉去，但一直到沙地的盡頭，快要進入市街了，雖然他不時用一種搖搖擺擺的派頭回轉頭去，並且盡力地尖起耳朵，他卻既沒瞥見轎行老闆的影子，也沒聽見他那煙灰聲氣。他於是

大大地生氣了。

「無怪乎這些東西總是死在城牆邊下臺……」

他喃喃地說，好像感到了莫大的恥辱一樣。可是等他一覺出城內不安的氣氛，卻又立刻感覺到，這並非是可以用憤怒了結的了。市街上的情形很緊張，那些準備添上前線的兵士在胡亂地穿梭着，爲着強換地方證券而和小販們爭吵。幾個保安兵在驅逐着混進城來的難民，生怕當中夾雜有便衣匪隊。難民是新才從鄰縣上逃跑來的，大半是小商人和小糧戶，但現在已是無家可歸了。

那些踽踽在街頭的市民，他們爲謠言所煽惑，總是嘆息出這樣的語來：

「個舅子！你不要亂殺人哩……」

這給與會計一種激刺的印象。他停下來轉了兩轉，於是瞪着眼睛吁一口氣，又回轉頭走開去了。那轎行老闆在門口弄轎杆子。這是不久才從竹市上買來的，他提起竹桿的一端在鼻頭下面，用了一隻眼睛密視着，恰如木匠師務考究墨線一樣。他

對於會計突然的讓步并不表示歡迎，他懶懶地回答他道：

「好呀，明天來我給你找一乘。」

「怎麼明天……」

「誰叫你先不雇去呢？已經光了。」

「就是滑竿也成啦！」

「呵，現在難道你還想找到轎子嗎？」

「這舅子……那明天靠得準麼？」

「哈哈！我魚兒子不答應別人的事就算了，若是答應了麼，莫說你一乘轎子」

……」

會計員安心了。雖然在進城的路上市，他想起來還不免有點失悔，而且擔心那惡鬼的誇口會照例是一種吹牛。這時市街上已經點上籐燈了，一切都顯得混亂而黯淡。他對碰着三乘轎子在往城外面走，上下籐是關着的，大約是乘的女客。那個短

小精幹的公安隊長，帶着兩個武裝弁兵，旋風似的從他身邊擦過去了。這漢子是會計員認識的，因此一種靈感驅使他快步地追蹣上去。

「喂！怎麼樣？」他苦笑着喘着氣問。

「怎麼樣呀？」那一個邊走邊回答，「變不變症，就君今天夜裏哩！」

會計怔怔地停了下來。他再也沒有趕上去探聽一個明白的勇氣了。他整整失眠了一夜，耳朵一直警戒着所長室裏電話鈴子的響聲。他有三次去那文牘煙燈下消磨他的時間，爲預感而發愁；并且用那種在一個肥人少有的憂鬱訴苦：「唉，你說怎麼樣？像我這樣一身胖胚，他會饒過你（我）呀……」

可是這一夜並沒有變症。等到免強喫過早飯，那轎行老闆也終於來了。

魚兒子並沒有吹牛。他的身後帶着兩個衣服破爛的轎夫；一個肩着滑竿，一個背下來着藍布帳棚，都不停地把手掌送往嘴上呵凍。他們是那種跑「流差」的苦力，大約離開農村已久，身體已經給流浪和生活磨得精瘦了。看來好像曬乾了的姜

豆一樣，會計把他們上下地打量着，於是搖了搖頭，皺着眉毛躊躇起來了。

他把下巴伸出一步，向那矮小的一個問道：

「喂，我的活路大啊？」

「呵，他昨天搔的那位委員比你壯哩！」

不等那應該答話的人張口，老闆笑嚷着把話頭接過去了。

「不是吹牛的話，」他又繼續道，「我叫的人都會錯了，那才怪哩！一上路你就清楚了，要你催一聲我都退錢！」

「說自然說得好聽呀！」

「難道我還騙你嗎？哼，不信就試搔搔看！」

因為連自己也不相信那矮子的工夫，老闆的話原是一種唐塞，然而會計卻認真地要求試驗了。

這使得魚兒子慌張了一下。但他馬上便又鎮靜過來，玩着眼色，吵吵鬧鬧地催

促着他的伙伴。那較高的一個，緊了緊褲帶，便即微笑着走過去了；把後面的「擦肩」擱上，擺擺八字脚步。而那瘦小的卻揉了一會肩頭才走過去，焦眉皺眼的，好像給人從濃睡裏叫醒轉來的一樣。會計搖着不甚信任的腰袋坐上了。

在他兩手撐着竿子，上身微躬，剛往坐兜上一掙的時候，那矮子的腳膝確是一連打了幾閃，彷彿「脚抽筋」似的。但因為生活的鞭策，卻終於熬住了；老闆於是精神煥發地笑囔起來：

「怎麼樣？我說吧，騙了你還算人麼！」

「怕上不得長路吧？」

「上不得長路！纏一過足，會像駕雲一樣的快哩！」

「你們的話都聽得……」

會計咕咕着，笑嘻嘻地接下來了。但他並不就此滿意，他還不能對那瘦小的一個發生完全的信任。所以當他在一種不得已的划算下，把轎夫們應該給老闆的頭

錢煙賬算清時，他還不肯馬上過現；卻儘是把手掌插在肚袋裏面，遲疑着，弄得錢鈔磕磕作響。

他第三次睜窄他警告道：

「說實在話，不要喫膽大啊！」

「我既然答應了你……」

那瘦小的把眼睛順在一邊咕咕着，同時魚兒子大聲地叨道：

「我的老先人！你怎麼這樣綿纏呵！」

「綿纏——這比不得平常呀！」

會計員嚷叫着，凸出的肚子微微朝前一挺；但他畢竟把錢從衣袋邊匯出來了。他把那兩個轎夫留下了。他就安置他們在收支所的廚房裏面，這樣既可節省火食，那些所丁雜役還會隨時幫他照料。因為在那些倒霉的日子裏，說不定住軍會突地抓起夫來，轎夫本身也很可能爲着旁人一種高價逃跑。他此外又給他們指定

一家煙館過癮。總之，凡是他們所需要的，他都全給他們辦妥貼了。

他現在已不大怕逃難了。他每天照常辦他的公事，代替全縣人招待軍隊，從楊林谷草當中坐喫他的回扣。而一探聽到甚麼不良的消息，他就丟下算盤望廚房裏跑，叫他們準備起來；把滑竿在大廳上駕起，鋪上褥子，只差沒有坐了上去。

並且每當這時候，他總是咕咕喳喳着，彷彿督師似的向轎夫嘮叨出一套這樣的話：

「不要丟臉啦！我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呵……」

他還隨身帶着半牛骨盒子煙灰，是從所長那裏張羅來的，預備在路上給轎夫加添力氣。他這種精細的計算，有一次被那文牘着實取笑過一回，但會計正起面相回答他道：

「你不要管我的，各人有各人的想法……」

那一天早上，因為一起床就感覺到情形的不妙，他於是又開手準備一切了。那

最主要的自然是他的滑竿。其次是兩三本重要的簿記，和半「串袋」洋錢。這是一個多月來冒險生活的代價，從採辦糧秣剋扣來的，他把牠緊圍在褲腰上了。

他焦灼不安地在大廳上慢踱着，不時又跑去大門外張望一會。他一直呆等了大半天。但到了三點鐘，他這一次的逃難，畢竟逃成功了。街道上很混亂，那些被擠脫了線的家屬在用哭啼和咒罵取着聯絡。能夠從臉上找出笑容的只有那些久跑江湖的大兵太太。大家都在向南門城洞口擠，因為別的一道城門，早經給防軍用石板沙袋堵塞住了。

城門口還有兵士在維持秩序，並且發出各種隨心所欲的叫嚷：

「走就走啦，不準亂摸呵！」

一個下級軍官，忽地從城樓上望着下面罵道：

「我倒入他的逗隔着他媽八九十里路遠呀！」

大約是發現那些徒步的男女擠得太可憐了，他隨即就下令，叫喝住那幾個

乘坐轎子的人走下來停歇一下。這馬上被執行了，但會計直到周圍哄罵起來，這才退到一處階沿上去；而且還充滿怨憤地噙着嘴，嘮叨了好一陣。

「那樣兒就該抵住呀……甚麼！大家的都是命！」他咕咕咕地說。

「是呀！」一個和他遭了同樣命運的附和道，「那一個人是大媽生的麼！」

別一個小聲地講了一段新聞來洩氣。他說，當他們拒守恩陽河的時候，因為丘八爺開小差的太多了，於是長官們想出主意，強着部下脫了褲子睡覺，待到吹起床號時，再又發還下去。「你們想想吧！」他結論道，「這樣的隊伍打『矢服』呀！」

「所以說囉！唯一的長處就是兒老百姓！」會計噙着嘴表示同意。

他們呆等了個多鐘頭，街上才逐漸鬆動起來。但當會計也轉過頭去，關照自己的轎夫時，他發覺出那瘦小的一個沒有了；那較高的一個則靠在柱腳下，翻着褲腰上的虱子，顯得很是悠閒。他於是失神地旋了兩轉，大大地生氣了。

「你就看你媽的虱子！」他嚷叫道，「還有的人呢！」

「噏——剛才還在」

轎夫怔了一下，捲着褲腰站起來了。

他開始叫聲了。會計在一邊嘮嘮叨叨地責罵。他還臊着腳放出威嚇的話來，要是找不着人，他便要把他往軍隊上送。他栽污他們是老早就串通了的。對於這些過火的申斥，那下力人沒有回嘴一句。然而當他的祖宗受到株連時，他卻狠狠地反駁過去了。

「怎麼亂叨呀！他歪着臉怒吼道，『我的媽還是和你的媽一樣！』」

「你配！……我養一條狗都養家了，一天煙飯兩開，……」

這時文牘慢條斯理地從人叢中順過來，驚奇地笑道：

「呵！我想你已經過了四方碑了呵！」

「這個狗入的……」

「你老罵我做甚麼——張洪順兒！」

那苦力還在叫，聲音已經有點破啞了。他想往附近的煙館裏去找看一下；但他才一車轉身，曾經同意過他的會計卻又把他拖了轉來。他提防自己再會遭到同樣的打擊。但他也別無辦法，而那幾個和他一同停、下來的，都已陸續地走掉了。

他直覺到自己處境的困難了。他恐慌了，於是在最後，他決定自己幫着撿了滑竿出城，再去另找人填補。但這計劃直到經過兩個場鎮後才成功；而當他達到目的地時，那些州里的富室，卻又正忙着逃向成都的種種準備了。

苦難

再留在沙灘上是會更無聊的。搖着頭嘆口氣，郵政局長羅琳，便也隨着找尋沙金的災民們走散了。那些巨變下的犧牲者，拖着他們疲勞而僵凍的身體，肩着淘金用的尖底木盆，有的爬過城牆的缺口，走向城內臨時搭蓋的草棚；有的走向城外的破廟裏去了。

他再從索橋的碼頭上呆望着他們。他記起那個尖鼻子，生有兩縷鯉魚鬚子的老年油商來了。老頭兒曾經幾次吹他投資開發一處大規模的金礦，用各種形色稀奇的石子來證明這分橫財的可靠，但都被拒絕了，於是他十分滑稽的跪伏下去，哭訴起他的身世和災厄，求着周濟，好像他從前見慣了的，那些卑微人物對他所做的一樣。想到這裏，他茫然若失地苦笑了一。

黃昏近了，水聲漸漸漲大了起來，那些在橋頭上守望的壯丁已經燃起篝火。他們蹲在柴堆上，抱着單響毛瑟，掀起饑尖了的下巴向前面呆望着。在對岸終年積雪的老山裏，那些編餘軍官和棒匪所組的集團，不久才又從小河一帶拖回他們的老巢來了。他帶着擔心問起土匪們的動靜，這城市的安全和實力。

「不是甚麼都光了麼，」一個老頭子不平地回答道，「他們還跑來撿卵呀！」當要進入市街時，從長長的石砌上，走下來渾身武裝的縣長。一碰見局長陰沉而老實的面相時，這個多血質，嘴快而曉舌，縣政訓練第一期畢業的退伍軍官，忍不住興高采烈的發笑了。

「怎麼，」他吵架般地嚷叫道，「一個人逛麼？太太呢？有點過不慣吧？哈哈……她們這些娘兒們也真夠了，非怪我們軍隊裏叫她們做大行李！敵內現在還在不肯甘休呢。我倒想儘着幾個盤川不算，讓她們來嘗嘗辣椒，——不然，是不相信的呀！……」

「夜裏過來喝幾杯麼？今天吳保長恭然說在白水河找出雞來了……」

他含含糊糊地承認下來；縣長走下河岸邊查哨去了。市街是破爛而可憐，原來的屋基只賸有一片燃燒過的發赤的瓦礫，斷牆和破灶，比沙漠還荒涼。殘存的照壁上馱着各色的標語。在城內大街上，那些排坐在兩邊階沿上的山村居民，已快散盡了。他們大半是老年的和多病的，每天都有，走過四五十里路的山路，冒着寒凍下到這深谷一般的城市里來，於是讓那些從鄰縣過來的小販，用幾角玉米便換掉他們所有的可憐的財產，一桿獵槍或者幾根半新的屋料。他們的生活是悲慘的。

一個背上揹着破鍋，手上擰着一串零星鐵器的跛腿老人，他正在向一個頭戴皮帽的小販哀告着，但又突地哭嚎起來了，嚷叫道：

「唉，就是坭巴做的，也不止才換半升玉米呀……」

郵政局長想要回轉身去，但他又立刻走掉了；那些麻煩人的事實阻止了他良善的激動。因為在這荒廢的市街上，祇要你露出一點同情，從那些傍着破灶或牆基

搭蓋的板棚裏，說不定立刻會遭出饑餓的隊伍來，阻止了你的去路，直到你打罵起來，或者逃跑開為止。他就曾經有三次遭遇過這種可笑的困境。

那個新任聯保主任，瘦削，滿臉鴉片煙像，身著單衣，上面却罩了油膩發閃的花緞馬褂，他賊也似地，把一枚正在啃着的玉米錠子藏過身後去了。他很斯文地向郵政局長鞠了一躬。

「恐怕住不慣吧？你還沒有到尖山子一帶去看，那才叫『滿目瘡痍』呢！……」

在正街的轉角處，局長夫人玲出現在一架木造的牌坊下面。她望見丈夫正從前面走來，於是便立在那裏等候着了。她的身邊繞着三個無家可歸的孩子，年齡在七八歲之間，搖搖，壓子瘦來和鷄腳一樣。他們成天地在街市上游蕩着，啼叫着，好像一羣被棄的生癩的小狗。她沒有理睬他們，大而深陷的眼睛望入空際。

局長帶着陰鬱而欠自然的微笑走近來了，他一面放下着大衣的領子，一面噓

着氣說：

「外面冷極了。有人說，像還要下雪呢。真是奇怪！在我們家鄉里，恐怕早已經脫掉皮襖了。」

穿過牌坊走去，小道的盡頭便是一片緊接着城根的空地。原早是菜園，現在已經荒廢了，鋪滿了葎子和臭蒿，彷彿被火燒灼過的一樣，焦黑而且荒涼。大江在城脚下怒吼着，戴雪的山峯反射出鉛色的光影。一行雁鳥，從月色漸明的天空裏慢慢劃過去了，發出悲聲，好像嬰兒的啜泣一樣。

局長立定了，他望了望四周，嘆一口氣，於是說：

「再想一想吧，玲，這你怎麼住的下去呢……」

「我回去做甚麼呀！」她苦惱而輕聲地截斷他。

他們又復沉默着前進了。他不時嘆一口氣。他知道她是在可憐他，不願意把他一個人送葬在荒涼和難堪裏；白天，看着人們饑餓，呻吟，倒斃，攤在瓦礫上和河灘上。

讓鳥鴉們啄食，而在夜裏，一切都靜寂了，死滅了，有的只是風聲和水聲，小兒的啼哭和餓犬們的嗥叫，牠們同暗夜勾結着，使人急速地在痛楚的孤寂裏衰老下去。她是爲了這些而留着的，但這就更使他多着一番難受了。

那個青年而結實的信差正在打盹。他抱了頭伏在辦公桌上，全身縮攏着，似乎正在抵抗難熬的寒氣。他是由鄰縣分派來的，職務是收發本城的信件。聽着皮鞋碰着門板的聲響，他怔怔地站起來了。於是用手背揉了兩下眼睛，張大嘴望一回，然後儘量傻腦地笑道：

「今天又一分郵票沒賣呢。」

「噢……」

「老冷也回來了。他送糧食回家去了。除了幾件公事幾分報紙，一封信也沒有。唔，局長看你信不信，他講尖山子硬有賣人肉的，當成湯鍋脰賣，六百錢一碗。大家起初也以爲真是賣的牛肉，後來日子久了，心裏想，這舅子那里來那樣的牛肉？蹟進

店裏去下細一看，原來沙鍋子裏正燉着一個滾溜爛的人腦袋，老冷上回還吃過一碗，說是難怪有點腥氣，吃起來綿達綿達的……」

他噁心地連連喝着清水，但顯然已經給自己的談吐弄活潑了。在隔壁局長室裏，玲已經重新生炆了火盆。罩子上補着白紙補釘的煤油燈，也點上了，但屋子裏也就更顯的昏暗，懵懂，好像每個角隅都蹲着有鬼影一樣。妮壁是赤身的，剝落了的，從縫隙間隨時竄入凜冽的寒風。

局長木然地走進來，木然地又走向那用白木板子搭成的長桌邊去了。從一排空酒瓶堆裏，他提出一隻還勝有半瓶大麴的瓶子來，但又並不拔去塞子，卻握着酒瓶的頸項，嚥了一下嘴唇，憂鬱地說：

「我們常常說起地獄，我想，就是地獄，也不過使人嚇怕吧了……」

玲嘆息了。局長推開酒瓶，十分頹唐地坐落在一張就近的圈椅裏面。他們誰也沒有話說。炭火爆炸着，冷風吹着門簾和帳子呼呼作響。那個渾名狗獃子的老冷，回

局裏來了。這個矮而多鬚的鄉下人，他一面幫同臨時雇用的局丁兼廚夫發火取爇，劈碎着屋料，一面談說着自己的經歷和意見。他的聲調是冷淡的，而正因為這，那個青年信差不時總要用一兩句話打斷他的興致。

「我騙你擦卵呀！老頭子生氣了，『我又不想你買三個錢糖我吃……我』」
「喝嘶」了幾聲，鬼東西還是不飛。後來丟了一塊土餅子才趕開。走近去一看，你說怎麼樣？這個男子，硬還是活的哩！嘴巴一動一動的，好照雞屁股一樣。滿臉的淡血水，一隻眼睛，已經給那幾個背時老鴿子啄成空眼眶了；真是造活罪……不過說句作孽的話，我們這地方也該遭災！大家弄得這樣血淚淚的了，他們不是連賑款都還要吃麼？」

廚夫插嘴道：

「你快不要提了，我就連『刮痧』的小錢都沒見到一個！」

「可是這些錢吃了總要昌盛才好哩，」狗獃子繼續說，「不講別人，張狗老爺

你是清楚的。原來不也是見錢就吃麼？結果怎麼樣？去年給烏老二一場合攪起，還不是鬧得木偶人下臺，淨人一個，現在見了人就哭訴，「唉，老冷，我萬想不到糊裏糊塗絆這一跤……」

局長在要報紙，信差連忙把幾分草紙一般粗黑的本省報紙送進去了。但那上面也並沒有安慰和平靜，夾竹關的戰事正激烈，春荒嚴重了，區公所被搗毀了，而在涪江流域一帶的山溝裏，松沙會起事了，已經聚集着上萬的農民，反抗着預征和派夫；他們正在打磨原始的刀子，大喝符水，準備向着城市進攻。他感覺得昏眩了。

他嘆了一口氣，展開報紙的兩手平落在膝頭上面，於是發愁道：

「還是叫老冷來吹牛好點吧。」

「唔？」

「有甚麼看的呢，橫豎不過是一團糟，沒有辦法的。我們中國好像隨處都集得有乾柴的一樣，只要火一引，就燃了。隨便那一個時候都在鬧爛子。烏老二不是去年

才給在老綿州一帶趕跑麼，可是現在又鬧起教匪來了，這有甚麼辦法呢？說不定還要波及到這里來的……」

他感到興奮而抑鬱，怔了怔，抓過酒瓶來，開始喝酒了。

「還是喝得昏昏懂懂的好些，」他嘆息着說。

玲想勸阻他，但她嘆了一口氣，停止住了。她知道他並不是一個酒徒，原早倒反是憎恨喝酒的，喜歡的是整潔和平靜。他很少煩惱過，總是顯得十分滿足似的。雖然每一個中國人至少都會聽說過災害和擾亂，當在省城時，他還不時看見成隊的災民在馬路邊叫化着，背上是被棉絮包，面前擺着裝了嬰兒的籬筐。但一到這裏，他的眼睛好像打開來了，他開始喝酒了。她看見他一天天地在衰老下去。

當被叫進來的老冷，正在描繪一回獵取野豬的故事時，臉孔紫脹，滿嘴油膩的縣長走來了，他噴着酒氣，敞聲大笑地嚷道：

「哈哈，我說怎麼不見來，倒一個人嗎呀！哈哈！……不過你不來也好，真是天曉

得，那怎麼能算做雞呢！簡直連麻雀都當不得。除了骨頭就只一搭皮。我們在殺南六屬打火線的時候，鷄恐怕你沒有那樣大的肚皮來裝哩！我連上有個火夫，龜兒子胖得來就像皮球一樣，鷹頂上留幾根「胎毛」，祇須我們一說，「胖狗入的，你怎麼不把豬合食端來我們吃呢？」開過飯，他就賊眉賊眼地跑出去了，手上抓了一把米，……」

他一個人獨自笑着，漸漸無精打采起來。於是呵欠着，兩腳掖着火盆邊子一伸，攤在椅子上打盹了。但不一會，卻又搔着光光的頭頂，探身起來，嘆一口氣，垂着頭含含糊糊地苦笑道：

「老實說，要是有一千塊錢的家務，那個舅子才願意來幹這種倒糞事……」
他忽地又精神地站起來了：

「走！老饕（羅）我們去聯合辦公處逛一轉！」
他和平常一樣地笑嚷着，半帶勉強地把局長拖走了。外面很冷，水聲怒吼着，雁

翠哭哭啼啼地在清明的月光中變幻着陣式。四近連鬼影子也沒有一個，冷靜來恰像谷底的水潭一樣。一陣悉悉率率的聲音，忽地響開來，又忽地消逝了；那個日間倒臥在教育局牆腳下的老太婆已經死去。她半裸了上身仰臥着，頭髮披拂在地上，微露出牙齒；她的眼睛半張着，好像還不甘心就和這苦惱的人世作別。他們同意她的半裸顯然是由於硬心的偷盜。

在辦公處，那些不久才結束了亡命生活的紳士們圍了柴火堆在閒談。他們有的蹲着，低了頭用細柴棍撥着灰爐，有的披了被蓋枯坐在地鋪上，大多數則擠緊在火堆四周的矮凳上面；那是臨時搭成的，兩頭砌了火磚，當中橫擔着一塊木板。那個說話最多的是一個寬面孔人，肥鼻大耳，近視眼，他隨時都露着十分秘密的微笑，好像他恰當幻想到拾得了一塊金磚一樣。他正在用紆緩的談吐，把他的夥伴們引進發財和恢復的好夢裏去，一點說縣長到來，便立刻伸長頸項站起來了。

直到一陣讓座的紛擾過去了，在大家半玩笑的鼓勵下，他才又重新說了下去：

「現在自然是不成功了，」他小心地在手掌裏咳嗽了一下，笑了笑。『可是在我小的時候，確是聽見那樣講的。』就在鷄窩坪，往唐二棒槌院子背後轉過去就是。原早講的人很多呵，就是以後爲甚麼不會再借得到銀子，他們父輩夥也都說得頭是道。說是有了一個「搖大寶」的，輸光了，便也燃了香臘，寫了一張字去借了兩百銀子。可是後來「翻了梢」，他一不還本，二不還利，連銀花花都沒有送去過，別的人就再也借不着了。那怕你把一張借字在墓道上壓十天，跑去，還是空空如也！這就是貪心誤事呀！要不然的話——」

「那些猴子像又下來喝水來了！」

有誰忽地嘆息出來，接得好像約過的一樣，大家沉默了。一時間很靜。柴火爆炸着，火光映得各個人的頰骨發閃。在後院廚房裏，那隻由區長寄養的小青猴正哀哀地啼叫着，而在遠處，一種類似的聲音還在隱隱地擴大開來。無疑的，那個弱小的生物，一定是在爲牠的離羣而發愁了。但在這以前，牠的族成員是很少走近過城區來

的，牠們總是守着歷代祖先遺留下的習慣，喝着山泉，曬曬着鄉下人的莊稼，老是蹲在山林裏面。可是現在一切都精光了，都被擾亂了，這就連畜類也給遭了災！

郵政局長給誰也不知道地走掉了。局裏很冷靜，那座僥倖存留下來的破屋恰像一處龐大的墓穴。信差們已經睡去，發出洪大的鼾聲。玲還沒有安眠。她捲了被蓋側臥着，一隻少血色的手肘掛在床沿，手上擎着報紙。但她並不看牠，眼睛入神地盯住安置在對面屋角的綠色保險箱上，好像那上面有着奇怪的幻影似的。她的眼睛看來比白天更深陷。

當丈夫在床沿上坐下時，她就翻身坐起來，悠悠的說：

「真精透了，你說的不錯，內裏外裏都是事呀！左右不過老百姓遭殃，沒有別的你看見麼，××像快又完事了。我有點不明白那些人的意思了，不知道他們是怎樣打算的，連請願都在禁止。我真不大明瞭，有點糊糊塗塗的……」

她惘惘然地陷入沈思，進門來一直祇想着自己和妻子的局長嘆息了，他緊握

着她的手說

「你不要好強，玲，你受不住的。這樣下去會把人拖死……」

她於是把頭埋向他的懷裏去，眼睛潤濕了。他們一同沉在難堪的淒惶裏面。而在城外，青猴們已經聚集在陡削的岩壁上了，牠們浴着月光，正在用長而靈活的手，互相牽攆着，想要降到河灘邊去。畜牲是不能和人類比並的，但牠們依舊發出哀音，彷彿也一般地感到了我們這時代的大苦難。風怒吼着，江水是哮咆得更厲害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

人物小記

在一條靠近城牆的小巷子裏，在那盡頭處的一排破房子當中，同着他的寡媳，和一個十歲上下，發育不全的孩子，老頭子像一匹「地牛」似的生活着。他看不見天光，也看不見一切事物的像貌，白日和黑夜，在他是沒有多大的分別的。人們叫他做「么鷄」。

然而這可憐的眼睛的失職，雖然使得他一切日常的行動，都要仰仗他那從一羣難民隊裏，用那種買賣鷄鴨時「過秤論斤」的方式買來的孫兒推動，這卻並沒有阻礙他對於銀錢的愛好和辨認。他祇要謹慎地去利用他那十分機敏的觸覺和聽覺，就夠了。

當收到一塊洋錢的時候，他總先用大指頭去審查一下花邊的勻稱，然後拏兩

個指頭拚住適中的地方，放近挺直的鬆髮邊吹一口，再送往耳朵上去。有時候碰見聲譽惡劣的人，他儘可以再掣到口裏去麻煩一下他的牙齒和舌頭，至於銅元，不管在這奇怪的省分裏是如何的複雜和作弊，那啞假破濫的識別，他只要在臺子上摔幾下，在手裏過一過，就明明白白的了。

他本不是這城裏土生土長的人，十多年前，爲了躲避土匪的麻煩，才從鄉場裏搬來的。他的失明，也就正是這時期的事。在一個冬天的夜裏，老頭子的獨生子被土匪們綁架去了。那頭目起首是把嘴張得很大的，開口了一個足夠使這個愛錢如命的人破產的大價。但直到把價目減低到十分之一了，老頭子還是不動聲色，也不看一看那可憐的媳婦臉上的眼淚。這一半是爲了那兒子濫賭的惡習，一半是想用他那急死人的冷淡來等候一個更低的數目。但是在這樣僵持了半年之後，那兒子被撕票了。

他在這城裏還沒住上一年，便和一切需要「急錢」用的人弄熟識了。因爲銀

子錢藏在床腳下固然不必擔心老鼠小偷，可是終是不會生兒子的。他和他們的往來，就祇爲了放賬，從一塊錢到五塊錢，用計算印子的方式歸還。可是實際上，因爲眼睛的關係，他倒並不注意那些麻煩的手續，他祇須依靠他的記性就夠了。

爲了這原故，他把一切放賬的日期都歸劃在初一和十五。這可以使他記憶力格外真切，即是一時忘記了，那城外面二王廟的鐘聲總歸會提醒他的。「今天十五呢，」他自言自語地說。於是便動手咒起他的媳婦來了，嘮叨着他會攪妥了他的時間。「你這個娼婦，」老人咬着牙齒罵道，「叫你早點燒飯，你這個娼婦……」

他平常總是十分鎮靜的，但一到了這時候，他便要顯得焦躁不安了。然而由於他那不好惹的名聲，實際上，那些債務人是從沒有躲開過他的。說起來也無從躲避，因爲這全體都是些有職業的人：剃頭師、鞋匠、提籃子的小販，等等。沒有職業的任何人的張羅，他祇會簡捷地回答一聲，「沒有！」便把兩支手向袖管一插，偏過臉去，往椅靠上一躺，聽使你是怎樣傷心的賭咒，再也聽不着他一個字的答復了。

可是他的做人雖然嚴刻，而他那很顯著的眉棱，和那粗硬的鬚鬚更使他顯出一種撞不得的正經，恰像一個道學先生的像貌似的，那管就是那個十分尷尬的剃頭匠尤二，在付過到期的債務之後，卻也可以隨便和他開開玩笑，抹一下他的屁股，說笑道：

「老蝦子，幫二爺他們退退心火啞！」

「難種，你少作些孽！」他擺一擺下半身，半氣半笑地回罵了。

然而對於那些不守信用的人，他便要依着他的性子泡製了。而這樣的人碰在他的手裏，即使是補鍋匠老張那樣強項的人，也會像麵包師手裏的麵團似的，完全失掉了自主。因為他會糾纏着人不放，並且一點也不為觀瞻着想地乾壞。在必要的時候，他還會扶着那給他牽路的孫兒，躺倒在泥地上去，拖住失信者的腳脛不放。

「啲，還踢我呀！」他放開嗓子地嚷道，「好，我借錢都借錯了呀！我是個瞎子，我是個殘廢人，——打死人啲……！」

「你要起來呀，」那滿臉鍋烟的脚色癢化了。

「起來嗎？」但老頭子繼續拖住鍋匠的腿脰說，「有這樣容易嗎？我是個瞎子呀……」

爲了這一幕的轟傳，在這城裏，老頭子成了個有名的人物了。「那個老蝦子你都惹得麼？」人們都這樣批評他。但在幾個老年的人嘴裏說來，這倒并不得怎樣驚奇。因爲遠在十多年前，他們便傳說過他那值得銘記的品格了。雖然這是一件看來似乎平常的故事。

那時候還沒有反正。爲了一段山地的爭執，他被鐵繩子套了頭項，給一個差役看管起來了。他雖然那時還不到四十歲，但他那新死的父親的行爲，對於這個兒子，并不像對於一根電杆一樣的毫無影響。他就是一個出名的「狠人。」在殭持了一年之後，因爲他那由遺傳得來的尖刻和個性，老頭兒終於勝訴了。

當那個臉腮下陷的訟棍，把這消息預先告訴了他之後，他簡直抓拿不住自己。

的感情了。從那張他們談話的空桌子上，彷彿穿了一雙新鞋子一樣，他很不合式地退轉到自己原來的位子上去。那不管他的人，背靠了牆，雙手抱住膝頭，不住地打着呵欠，沒有睬理他。但是，這個當事人忽地把兩支袖管擲上手彎上去，禿頭禿腦地說道：

「媽的！買點肉吃了再說！」自從吃官司以來，他就沒有見過油腥了。

「好呀，我去買罷。」那一個立刻停止了呵欠。

「不……兩個一道去不好麼？」

他想到翻悔，但終於被那時的勝利的心情戰勝了。於是他便立刻走遍了那所有的屠架，用二指撥轉着每一塊豬肉細看。等到有幾家，那些遍身油脂的腳色說起冷言冷語來了，他才膩膩滯滯地把手伸入袴下，用那種明知道自己吃虧定了的口氣說道：

「天理良心，給我割四兩來罷。」

他又爭執了兩次添搭才買成功。於是一點不含糊，他親身把肉切好，親身煨在客棧裏的小灶上了。當守着煮熟了的時候，他忽然搔了搔後腦勺子，紅着臉叫那差役去代他買了一個小錢的胡椒。這胡椒是整的，沒有磨細。他攔牠在手心裏用食指攪着看了看，然後望着他的伙伴，略帶不快地問道：

「怎麼不買細末呢？」

「你一個小錢——細末！」

「這才是……」

他嚙嚙着，面有難色地向四處張望，彷彿是在找尋一種適當的用具似的。末了，他拿那支空手的手臂擦了一下額頭，便把胡椒吞進嘴裏邊去了。他趕快嚼了幾下，這才直接吐進湯鍋裏去。他是一點也不含糊地給肉湯加上香料了。

一九三四年八月

醉

風絞着雪虎虎地作響，全個田野彷彿是在哭嚎，而每株松樹，每莖草也像在不得地噪吼；王大媽的呻吟是更顯得低沉而絕望了。

她病着，整天地躺在床上，農民的頑強的抱撲，就是她所能辦到的唯一醫藥。

秋天，人還石見她拄着拐杖顛到門邊上來，坐在秋陽下打盹，用枯莖似的手指按跳蚤，一入冬，就僅只有兩三隻瘦得可憐的小雞，伏在門限上發抖了。

她用破舊的被蓋蒙着頭，只留有一卷花白的頭髮在外面；要不是風從草壁の間隙裏撞進來的時候，不得不把乾癟了的身子牽動一下，誰看來，也會承認那是一具已經僵硬的死屍。

名叫大圓的兒子，是臉孔都給憂愁小了。他在床邊走來走去，彷彿這樣，是可以

使媽同自己都會好過一點似的。

然而，媽却毫不關心地說道：

「不要緊，春天來了，就會好的。」

兒子想，她在騙她自己啊！但還是答道：

「天氣太壞了，是的，春天來了就好了……」

大圓不只是焦著媽底病，還有妻的不自在的臉色，妻底渺無回信，離開這三代人擠著血汗的田地：這種種的打算和期待都攪亂着他，使他得不到安寧。

許多心事把他弄昏亂了，恰像深夜裏走失了航線的船隻一樣。他走來走去，最後，也不自覺地欺騙起自己來：

「冬至過去就快了！」他對自己說。

他反復地想著，覺得事情并不是毫無希望，只要春天來了就好了，媽病好了，妻弟底回信也可以得到了，剩下的只是起程的事——那也容易！只要媽動彈得，沒有

一點拖累，說走就走好了。

他突然有了生氣，走去妻面前說：

「忍耐點吧，春天來就會好的——也快！」

妻在清檢着破舊的衣服和布片，沒有張理他。

「慌甚麼呢？沒有甚麼值錢的鳥啊！」

是的，他們甚麼也沒有了，就是那條能夠換錢的牛，也在去年隨着他們的血汗，沒進江太爺的田裏去了。正是爲了這，妻才嚷着給她弟弟替丈夫在省城找事的信，如她所說，「未必看着把最後一滴血都擠進別人的地裏麼！」人是不能眼睜睜送死的。

說起來，媽底病是由這件事激起的。

一天，大圓把同妻商議了好久的心事對媽說：

「媽，這樣會拖死啊！得另想辦法。比如說，你看大毛，咳，說不定會逼成那樣的！」

媽沒有回答。她猜着兒子的意思。她想起一天緊似一天的日子，想起做土匪而被正法了的大毛，就望着蕭瑟的大野出神。

『比如說，』兒子繼續道，『我可以舉出金生家來，你是知道的，怎樣？要不趕快換手，會逼得人亂來的！比如……退了租——趁早好呢。』

『人得安分，像我們，——年歲總會好起來的。』

『江太爺不會同年歲一齊好呀！』

媽是知道兒子的性情的，如她的亡夫樣，不會說空話，慣走直路，存了心，是不能勸轉來的。

然而，明知道不能勸轉，還是安慰他道：

『嚶？像我們能怎樣呢？得忍耐啊。』

『夠了，媽夠了！祖父忍耐，爹忍耐，我也忍耐，儘夠了……』

從這一天起，兒子底意思竟如實地幹起來，而媽也就很少在門邊露面了，咳嗽

得更厲害，眼臉黃腫，就是古老的迷夢也不能再使她的靈魂鎮靜下去。

退租的事雖然在睡罵，拳頭和搖頭擺手的反抗中辦到了，然而扣剩了纏不清的陳賬，剩下的已沒有多少；這使得媽哭嚎起來：

「不相信呀！愈弄愈緊了吧！忍耐點，怎會這樣呢？——不聽呀！」

兒子底心思却不同：

「他媽的！扣完又怎樣？拖下去，會更苦的！」

是的，拖下去，會把最後一滴血都擠進旁人的土裏去的，并且人更不能拿江太爺，烏太爺作幻想的糖果啊！這在大舅是清楚而且自信的。

現在，他已不再願意想起這些了。他只希望春天能快馬一般地跑來；媽好了到裏城去，廠裏的工價多高，同妻拚死做，一年兩年，甚麼都會有了頭緒；就要再回到鄉下，買點田地，自己作自己的主人，像金生那樣，也並不是難事。

「冬至一過就快了！」他翻眼望着鉛色的天空想。

田野豐腴起來，零落的樹杪和萎黃的草叢也漸漸地發胖了，然而王大媽還是躺在牀上。

浙澀的春雨由屋頂上瀉下來，也不能給她以攪擾，能夠模糊感到的，只有胸際同腦裏的泡沫似的東西在噁吼着，一個如鉛的意識君隨着她：我是快死了。

早晨，兒子送了一碗麵糊來：

「媽，媽，麵糊啊！吃點吧。」

她沒有搖頭，也沒有伸出手來，嘴唇動着，似乎驚覺了，一會，怔怔地盯着帳頂出神起來。

「怎麼樣，五六天沒吃呢！」

她像用了全身的力量在掙扎着，自己心跳的聲音，好像把她嚇呆了，翻着眼瞧見兒子就哭。

大圓就勢坐在床沿上，叫道：

「麵糊呢，媽，吃點吧！」

然而老婆子依舊沒有表示，而突然，黃褐粗糙的臉肉抽縮起來，嘴唇青白了，瞳子已向上眼臉溜去，她塞嚙似地顫抖着，兩排黃牙齒閑閑地作響。

「啊！媽不行了！快點……來呀！」

妻按着頭髮進來。

「叫呀！……媽，媽……」

「……媽，媽……」

一隻鐵鳥忒地飛了進來，聽見人聲，又忒地飛出去了。黑寶把下巴擱在雙腳上，好奇地眨着黃黃的眼睛，世界是太不叫人高興了呢！

媽喘着氣，發出嘶啞的聲音，胸部錯亂而沉重地起伏着，用尋覓的眼光看人，——但面前立着的許多奇怪的黑影子，等她掙扎着定一定神，全又模糊了。

她再閉了眼，嘴像咀嚼東西似的扯動着，覺得身子輕起來，一件柔糯的墊褥把她托上去，迷迷糊糊的……

一個面孔只有手掌大的老頭子，鬍子長到蓋沒下嘴唇，穿着短烟桿，憂鬱的眼在想甚麼……突然，他暴跳起來，睜天，打胸口……戴着鴨絨帽子的江太爺拿長烟桿敲他底頭，一個年青的城裏人踢着他底屁股，吧地一口唾沫……她自己在一個泡沫的深淵裏下沉着——向上掙扎……

「媽……媽……媽……」

「你爹呀……」老婆子吃力地說。

「唔，唔，兒子——甚麼爹……」

「有錢人脾氣都大呢？說好話呵。趕一下呀，你就看着就是……」

接着，她伏伏地抽着氣，喉管裏發着痰聲，唇角往兩頰伸開去；在這陰寒的天時，陰寒的氣氛裏，每一個輕微的響聲，都以一種掙命的噪吼的力量，冰塊似的拋向人

底心上，大圓是掛着幾滴大眼淚了。

「吼痰啊，得扶起來！」妻揩着眼淚說。

久病的身體已僅有皮和骨了，可是，等叫了妻過來幫助，這才好容易扶坐起來。然而鼻孔裏淌着清水，頭向胸際折去，嘴唇痙攣地翻開着，蒼白的齒齦亮亮的，喉管更噪響得厲害了。

「叫呀！媽……」妻惶惑地嚷起來。

「媽……」

他的叫聲給眼淚擋住了，一個想念湧上他底心：「怎麼辦啊！接着，他又想道：也好，——然而喉頭一哽，哇的一聲哭出來了。

媽好像從噩睡裏驚醒，用出奇而又無力的眼光圍着屋內瞻視，空蕩蕩的草壁，盛着幾粒玉麥的木桶，土製的洋鐵燈，裝着爛布的竹筐，瘦狗黑寶……一聽見兒子短鬚鬚的瘦臉，盯住了。

「甚麼……哭……」

哭字剛從乾癟了的唇間抖出，淚水已經充滿深黑的眼腔了，淋漓地淌向凸出的下巴，好像她這才感到一切的可悲，而人是應該痛哭的。

空氣沉靜起來，緊壓着的活躍的心，像要流星似的飛去。遠處鷄在叫。微弱的陽光由壁隙裏投進來，屋角的暗影反而更濃了。

一個可怕的自覺，襲擊地衝進她模糊的意識，於是，陳古的頑固以少有的強度燃燒起來，她很重地抽氣，不是出於純然的被動，而是有意識地強制，掙掙——生與死的拚爭。

在嚴滯地透過一口長氣之後，她叫道：

「媽不行了！……得忍耐，總會……總……」

呼吸停歇了！嘴唇縮小着，臉孔可怕地痙攣，身體用難以擔當的重量往後仰去。

「你媽的，出點力嘛！」

「放下！」

「媽……媽……」

接連落了幾天雨，麥田已由青黃色轉綠了。

陽光下，風從麥田上拂過，翻着點金的綠浪，發出輕微的聲音，好像農人們露着勉強的笑容，悄聲地說：「今年麥總會豐收吧……」

然而江太爺是不會同年歲一道好起來的。

大圓搖着打繡的面頰，坐在門前的磨刀石上發悶，粗短的眉頭顰着。他是想得那樣的出神，一個黃褐色的蝴蝶從鼻尖掠過，竟也沒有眯一眯眼。

自從媽死後，他遇着許多困難。第一是殮葬的問題：

「能兜去底田麼？是我底媽呀！」

於是到施棺材的地方去。

那裏的人却惡狠的說：

「保人呢？得找保人啊！」

他沒明其妙。仍然屈着腰懇求，背上拖着的孝帕像尾巴似的搖擺，但是那位管事的大爺翻着白眼，搖頭擺手地走開了，恰像給火焰燎着似的。

聽了看門人的指教，于是又帶了禮物到江太爺的府上。結果：禮物是太爺照例賞給臉面，收受了，太爺本人却沒有會着。

然而，他能兜去肥田麼？終于一面怒罵着，一面把從板帶裏抓出的洋錢，放到棺材匠的手裏，嘍叫道：

「他媽的！老子哀告誰，不是錢！」

但接着，別的困難又趕了來：

「討口去麼？總得走呀！」

即使討口也不過是暫時的事，到達目的地就好了！他預備用農人的頑固忍耐

一切。然而妻弟的回信說：

「……有三個不能來：這裏有成千成萬的人，都擠緊肚皮找事做，這是第一；第二，在工廠裏工作同做莊稼是一樣的磨骨頭喂肚皮；第三……」

他聽過旁人讀了信，憤憤地嘆道：

「親戚親戚，親他媽條烏啊！」

「這能怪他麼？」妻也痛苦的叫，替弟弟辯護。「你不能怪他呀！」

這樣，他有兩天沒有同她談話，咒罵天氣，咒罵伏伏飛開的麻雀，他用腳去踢那些弱小的畜牲——但這都不能趕走逐漸逼進的饑饉。

到後來，裝着滿肚子的委屈，講了幾籬筐的訴苦話，不歇氣的弓腰打拱，在張鄉董的擔保之下，走進江太爺的大廳，向那比以前更刻毒的佃約上強着手畫上十字。然而，他目前所想的，却不是媽的死帶來的困難，失望的信，送命的十字，那多半已惡夢般地過去了。

他想着一些古怪生硬的話語，牠們像是一團紅紅的火星，在他底記憶裏爆炸，而且閃爍。

他不能的確地了解這些話的意義，然而，從迸發出這些的主人底含糊的解釋，熱誠而粗狂的面貌，翻着眼睛想想，又似了解一些甚麼，把握了一些甚麼，死死地，恰似他緊握着鋸刀那樣。

「他們不會變好，我們又願等死麼？你說得是！」

那位粗野的教師，昨夜臨別時稱譽他的話，突然跳上他底意識，覺得自己一吓聰明了，不免有點得意。

他想，那平日聽熟了的生疎的話，並不新奇，自己早就想到，不過沒有說出來罷了。

「我本來沒口才，」他想。

他感覺了歉意，用握着了拳頭的手背摩摩鼻孔，呼一口氣。接着，筆直地立起身

子，爽爽氣氣咳嗽了一聲，於是一口濃痰突地睡向濕的土地上，幾隻戀着雞糞的蒼蠅，給嚇飛了。

那個教師是妻弟的信上介紹給他的，看來年齡同他不相上下，而據人說才二十一歲，眼睛深深的，寬肩膀，尖鼻子，嘴唇上撇，第一眼，你看他是個癆病鬼，談起話來却像個小獅子，用拳頭打桌子，他慣愛搭着對手的肩頭搖蕩着，囁叫道：

「你說！甘願受罪麼？說呀！」

自從他同這位「讀書人」相識以後，某種模糊的夢想把他捉住了，許多無法表示，而又急想發洩的心思翻騰得他太陽角昏脹，只滿想聽那時而粗狂，時而和善的拌嘴，讓他替自己說出一切來。

他向綠色飄帶似的田徑走去，藍色的屁股上印着兩團圓圓的赭色印跡。太陽正靜悄悄地向天中央掙爬着，樹木的影子，快要縮短到牠的極限了，他重新感到強烈的苦悶，潮湧的心思弄得他底嘴唇顫動，眼睛一閃一閉的。

他們照常是在夜裏見面，今天他感到不能忍耐了，心裏有貓爪抓著似的發慌。
「媽的，像閻官派！」

他喃喃著，停止了躊躇，無意識地撿了一把青嫩的麥穗，隨着又發狂似地撒開，
於是邁步走向大佛寺的小學校去。

「你說得不錯啊！得推翻一切！」

他以大膽的熱情和忸怩的嘴唇叫嚷着，做出嚴重的樣子，無節奏地搖手，在叫着「一切」的時候，江太爺底討厭的面孔在他眼前一閃，這使他發地感到心胸寬
展開了。

「你造反麼？」教師抓着他的肩頭，正經地反問。

「兔子逼慌了也咬人呢！」

「你要失悔的，要失悔的！」

「說你媽條鳥啊！」

他叫着，撇去了教師，挺着胸反跳開了。

「玩笑的呀哈，你看！」

「去你——唉……」

「聽我說！教師發慌了，懇求道，『你這個人！』」

但他並沒跑出那洞蕩蕩的講堂，垂下手坐在門枋上，擡起嘴唇，睜圓眼睛，像剛擱下重負似的，大聲地喘着氣息。

等他平靜一會，教師才抱歉地走近他，握着那粗厚的手掌，說：「氣過了麼？——玩笑的呀！」

大圓轉着圓溜溜的眼珠，望了一會那被誠意同追悔弄皺了臉相的教師，想了想，突然，一種處女的害羞的光彩，在黃黃的臉上閃耀着了，於是，囁囁道：

「那……甚麼事呀！——玩笑！」

一九三二年十月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我們編輯這一部文學叢刊，並沒有什麼大的野心。我們既不敢招起第一流作家的招牌欺騙讀者，也沒有膽量出一套國語文範本貽誤青年。我們這部小小的叢書雖然也包括文學的各部門，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編者也不是文壇上的聞人。不過我們可以給讀者擔保的，就是這叢刊裏面沒有一本使讀者讀了一遍就不再讀的書。而在定價方面我們也力求低廉，使貧寒的讀者都可購買。我們不談文化，我們也不想賺錢。然而，我們的文學叢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編選謹嚴，內容充實，印刷精良，定價低廉。一二三集各書出版未及一年均已重版多次。第四集亦已出齊，第五集從五月份起陸續出版。

第一集

路

茅盾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長篇小說

故事新編

魯迅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短篇小說集

神·鬼·人

巴金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短篇小說集

八駿圖

沈從文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短篇小說集

團圓

張天翼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短篇小說集

雀巢集

曹湜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短篇小說集

珠落集

靳以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短篇小說集

南行記

艾蕪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短篇小說集

羊

蕭軍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短篇小說集

飯餘集

吳組緝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短篇小說集

分

何發天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短篇小說集

短劍集

鄭振鐸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文藝論文集

黃昏之戲

麗尼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四角五分
散文集

雷雨

曹禺

平裝四角五分
精裝六角
四幕悲劇

以身作則

李健吾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三幕喜劇

魚目集

卞之琳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四角五分
詩集

第 二 集

秋花

靳以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四角五分

江上

蕭軍

平裝四角五分
精裝六角

土餅

沙汀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谷

蘆焚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四角五分

憂鬱的歌

荒煤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多產集

四文

短篇小說集
平裝四角五分
精裝五角五分

崖邊

柏山

短篇小說集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鐮砂

蔣牧良

短篇小說集
平裝四角五分
精裝六角

生底煩擾

歐陽山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海星

歐陽山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三角五分

鷹之歌

歐陽山

散文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四角五分

商市街

留吟

散文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四角五分

畫夢錄

何其芳

散文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三角五分

憶

巴金

散文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四角五分

母親的夢

李劫吾

散文集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掘金記

畢英午

詩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三角五分

第三集

星

葉集

長篇小說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栗子

蕭乾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曼陀羅集

陳白塵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夜景

艾蕪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春風

張天翼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黃沙

靳以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達生篇

萬籟天

短篇小說集
平裝二角半
精裝四角半

小巫集

吳如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髮的故事

巴金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印象感想回憶

茅盾

散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綠葉底故事

蕭軍

散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橋

沈吟

散文集
平裝二角半
精裝四角半

銀狐集

李廣田

散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咀華集

劉西渭

散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日出

曹禺

劇本集
平裝四角半
精裝六角半

運河

威克家

詩集
平裝三角半
精裝四角半

第 四 集

煙苗季

周文

平裝五角
精裝六角七分

山徑

白文

長篇小說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航線

沙汀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里門拾記

蘆焚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小魏的江山

陳白塵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夜工

蕭牧良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長江上

荒煤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長生塔

巴金

短篇小說集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三角五分

辦美國嗎

尹庚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四角五分

夜記

魯迅

報告文學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旅人的心

魯迅

散文集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崇高的母性

葉烈文

散文集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白夜

蕭尼

散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廢郵存底

沈從文

散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新學究

李健吾

散文集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野花與箭

胡風

詩集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30

1/2